

鄭証因著

烽火忠魂

新流書店印行

鄭證因著

烽火忠魂 第一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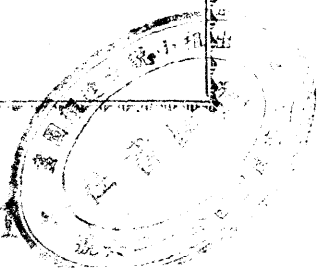


RS41 212 0036 47218

新流書店印行

新流書店印行

52441



鄭 證 因 著
烽 火 忠 魂

第一集目次

-
- | | | | |
|---|------|-------|----|
| 一 | 屠殺老弱 | | 一 |
| 二 | 搜山狙擊 | | 一一 |
| 三 | 森林匿跡 | | 二一 |
| 四 | 月下祕謀 | | 三一 |
| 五 | 策劃奇襲 | | 四〇 |
| 六 | 深宵怪影 | | 五一 |
| 七 | 死裏逃生 | | 六〇 |
| 八 | 兩路分兵 | | 七一 |
| 九 | 司機暴擊 | | 八一 |
| 十 | 貧農慘遇 | | 九一 |

烽火忠魂 第一集

鄭證因著

一 屠殺老弱

自從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首先淪陷，關東軍節節進攻，却給已淪為殖民地的朝鮮更加重了無邊的災害，朝鮮國在日本併吞下，已經飽嘗了亡國之慘，可是此時他們更加重了痛苦，所有的壯丁，完全服了兵役，釜山一帶本是一個重要的地帶，因為從日本進兵侵略中國領土，朝鮮和東北一江之隔，朝鮮更是日本統治下的資源工業地，對侵略中國的關東軍的軍需給養，大量屠殺中國人的武器，由這裏輸送便利。

他們在釜山這裏建立起龐大的軍需倉庫，沿着釜山一帶，數十里內，所住的居民們算遭了殃，這一帶雖則不是戰場，可是老百姓們受的危害，不下於遭到一次炮火的洗禮，所有的村莊市鎮完全拆毀，所有的居民被驅逐出境，那還管你無家可歸，露宿野地，軍部裏這一個命令，執行的很嚴厲，除去充當夫役的，再不准一個老百姓停留在境內，老弱男女，全被驅逐到二十里外，他們突然遭到這種驅逐，全弄成無家可歸，原本對朝鮮人，就是血腥統治的手段，何況在這種軍事緊急的時候，被驅逐的數千名老弱婦女，簡

直是沒地方可逃，城市是不准去，大一點村鎮，全有日軍駐守，這數千名逃難的老弱婦女，全弄成流離失所，有一部份只好避到蒲岩東一帶沿着山邊，搭蓋起草棚來，暫避風雨。

這上千名無家可歸的人，還是多半沒有吃的，沒有穿的貧民，在蒲岩這個地方，長久的住下去，也是一樣餓死，所以經過月餘之後，留在這裏的尙有二三百戶，全是帶着些食糧將就着苟延殘喘，住在蒲岩這裏的難民們，一個個都形同乞丐，仗着這一帶地方十分荒涼，離開公路路遠，他們暫時在此棲身，還不致於受到駐軍的干涉，難民中沒有四十歲以下的和十五歲以上的少壯，內中有那體格壯健的老年人們，每天在這裏結伴入山，找些個野獸，捉些個野鳥，可以節省他們那僅有的一點食糧，但是他們打獵，連器械全沒有，只有仗着山邊找些個木材，作爲打獵的器具，可是他們想這樣苟且偷生下去，還不容他們活下去了。

這一天在中午左右，忽然從蒲岩以南一片鐵蹄聲喧，竟是來了一大隊軍兵，如臨大敵似的把蒲岩山邊一帶，全行隔斷，這一班難民們吓得全藏入草棚內，婦女們也全看見是軍部的隊伍到了，連頭也不敢抬，爬伏在草棚裏，這時忽然轟轟的連響了三槍，四十多名騎兵，在山邊全下了馬，立刻向山邊的難民高喊着：「凡是男丁，全要在山坡下集

合起來，如有敢脫逃的，立時槍殺，這班難民們已經久處於淫威下，所有的男丁，一個個低着頭，全從草棚裏出來，順着山邊一排排的站好，趕情這次因為釜山一帶興工建築倉庫，夫役不夠應用，竟搜索到這裏來，所有的男人，不管你老邁年殘，也得去充當臨時的苦工，這一來可慘了，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也一樣的被抓着去，十幾歲的孩子，也得跟着去當夫役，有的向他們哀求，但是一開口，就遭到毒打，當時有幾個稍微倔強的，還想向他們辯別，但是立時被打得遍體鱗傷，一排排的用繩索拴起來，這班老弱，在這種時候，真不如牛馬了，一片呼號喊叫之聲，但是呼號有什麼用，這次竟被捕去四百餘名，仗着早晨入山的聽到了信息，全藏躲在山裏，這些軍兵雖則也曾搜索了一番，因為他們所需要的人數已經夠了，這才把這幾百名老弱男丁，押到釜山去，給他們修建倉庫，這班人是有去無還，只有被凌虐死，累死，想再活着回來，那算妄想了。

這一來整擾攘了半日，這些騎兵，帶着人去後，沿着山邊一帶是一片哭聲，現在除了二三十個年歲太老的，和幾十個十一二歲或者還有小的孩子們，多半全是婦女，這種情形，就是生離死別，人抓去了，就算完了，趕到了黃昏之後，逃進山去的幾十名，可全是身體壯健的，他們悄悄的溜下山來，還不敢遽然的回草棚裏，可是內中有人先順着蒲岩南出去三四里，探看明白了，沒有日軍的踪跡，這才招呼這些人走下山來。

這種時候真是淒涼滿目，慘不忍言，進山去打獵的內中有一個叫崔芳林的，他原本是釜山附近金村的人，崔芳林他年紀只有五十六歲，可是顯得他鬚髮斑白，看看他好像七旬以上的人，其實他是少白頭，這個崔芳林身軀十分健壯，他當初在礦山上曾幹了多年的礦工，他兩個兒子，全被軍部抓了去，服了兵役，生死不明，他的妻室早死，現在只有一個女兒，名叫崔靜子，一個小兒子，叫小林，才十四歲，在金村種着些田地，倒還能夠將就過活，但是這次他們金村遭遇的也特別慘，所有的房屋全被燒光，只搶出兩斗糧食來，帶着女兒跟小林隨着一班難民們逃到這裏，今天他算很倖倖，脫過這回劫難，此時回到山邊，所有各草棚內，一片哭聲。

他們住在這裏夜間連個燈火全沒有，跟崔芳林最要好的一個老弟兄，名叫申志宏，這兩個入全是金村的老住戶，此時來到草棚邊，女兒跟兒子拉着崔芳林只是哭着，叫他老爹帶着他們趕緊逃開這裏，崔芳林忙的安慰着女兒，告訴他們現在往那裏逃，也不會找到好地方，我們在這裏是不能住下去了，今天雖則脫過這場劫難，但是過個三兩天，恐怕剩下的這些人，也終歸要被抓了去，當時崔芳林遂跟老友申志宏躲在草棚後一片山岩邊，悄悄的商議。

崔芳林向申志宏道：「我們弟兄這把子年歲，本來沒有什麼留戀了。但是，有這兩

個孩子帶累着，我們只好暫時苟活，尤其是我那小桐姪子，他雖則只有十四歲，身量長得那麼高，今天他倘若在山邊，非被抓了走不可，我們還是趕緊逃進山去，另找安身的地方，活一天，算一天。」申志宏道：「在山下是早晚脫不過，進了山，也是更不易活下去，我們逃什麼，索性在這裏等着死吧。」崔芳林道：「我不那麼想，若是真想死，就這麼冤冤枉被抓了去，我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你聽我的話，咱們所剩下的這幾十人，躲進山去，也不致於餓死，現在軍部那裏，他知道蒲岩這一帶，只剩下婦女小孩，我們只要趕緊避進山去，不再露面，他們難道把這些婦女老弱，非屠殺淨了不可麼？」

此時尚有一班伙伴們，全認為還是不等天明，連夜逃進山去，免得被他們發覺，我們還有這幾十人，那一來，恐怕連這班婦女孩子們也要遭到連累，大家計議之下，其中有許多年歲太老的，更因為自己的親生骨肉全是老弱，就在山邊沒有吃的，還能夠從附近有村莊的地方乞些食，將就活下去，若是進了山，全是不能操作，沒有力氣的老弱，不過死得快些。

本來其中有年歲的女人就佔了一多半，他們每人身上帶着一片慘痛，到了現在，連這種安生的窮苦日子，全不叫過了，所以他們多半的不肯從山裏逃，並且全明白，只有男人跟孩子們是朝不保夕，和些個年輕的姑娘們危險大，所以在大家商量之下，一共是

三十七個有年歲的男人，和二十幾名兒童，三十九名年輕的婦女，這些人商量好了，從山裏躲避一下，除去這些男人孩子們不能再下山，年輕的婦女們，還照樣的可以隨時往山邊來，現在大家一商量，就算是推崔芳林申志宏兩個人，作入山的首領，由他們老弟兄兩個指揮。

這件事並不是容易事，很慘，很苦，山上是沒有人家，沒有房屋，現在大家動手，把原有的草棚拆了二十多間，爲是帶上山去，比較着現成，可以立時支搭起來，暫避風雨，崔芳林申志宏，把大家聚在一起，這些男人們，多半是進過山的，可是帶着這些女人和孩子們，崔芳林申志宏兩個人，分配好了，叫大一點孩子，分成了幾隊，彼此集合在一處，從山上走時，互相照應着，好在這些人全是過慣了窮苦生活，現在更是逃難的時候，所以大家打起精神來，收拾各人身邊僅有的東西，跟各人很少的食糧，仗着今夜天氣還好，星月之光，可以辨識着路徑，大家結隊順着山坡往上去。

這段山道很長，走上有三四十丈來，因爲人多，婦女們更需要照顧他們，趕到走上山坡後，因爲這一帶樹木比較多，路徑可有些黑暗了，內中有一個伙伴名叫安庸生，他向崔芳林，申志宏招呼着道：「我們往山裏去，可有一段很長的路，前面可十分難去，已經進了山，我們何不點起幾支火亮子來，也好照着路徑，免得婦女們失腳摔

傷。「崔芳林認爲在這裏掌起火亮子來，恐怕出了意外的事，這一帶雖則偏僻，但是走上山道，越走越高，一點起火亮子來，恐怕離着一二里內，全可以看到，蒲岩東山坡附近，雖是沒有公路，可是往東出去不到二里地，往匯川去，一條公路正是直貫南北的大道，近來那條公路上，軍運頻繁，是不斷的過隊伍，所以崔芳林，認爲還是轉進這一段山道，再點火亮子。

在說話間竟有一個女人，失脚摔在山坡上，這一下摔的還不輕，臉也撞破了，胳膊上也流了血，同伴的婦女們，把他救起來，這時却七言八語的，全是說還是點起火亮子去吧；前面的道路越發不好走，一失脚就許在山道上送了命。申志宏遂向崔芳林道：

「我們索性先點他兩個火亮子，叫掌火亮子走在頭裏去，兩人倒替着前後照着這路，火亮子不要舉得太高，附近可沒有人來往，遠的地方，也不致於看到，我們轉過東邊那片山坡就不要緊了。」崔芳林也不便過於固執，遂招呼着伙伴們，點起了兩支火亮子，他們照顧着這班婦女，給他們引着路走，夜晚走這種山道，不是久慣在山上跑的，走起來實在是艱難，一羣孩子們，雖說是在苦難關頭，他們終是年歲小，他們全竄到頭裏走，這兩支火把分開，貼着一條崎嶇不平的山道邊，給這班婦女照着路，連被摔傷帶點火亮子，耽擱的時候是不大，這也是這班苦難人磨難當頭，無法避免，真是怕什麼有什麼

麼，他這兩支火亮子，真個招出禍來。

在奔匯川的那條公路上，正有一個部隊，他們經過這條公路上，並且運着許多鎗重給養，這裏山坡上的火亮子光，竟被他們發現，在朝鮮境內，原本就不時的有事故發生，一班被壓迫的黎民百姓們，實在被逼得沒有活路，結成伙，逃避到山裏面，他們也是安心的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對於日軍不時的襲擊，凡是日軍行軍之地，警哨全是十分嚴厲，此時突然發現這蒲岩山頭有火光閃動，立時竟派出一小隊來騎着牲口，橫穿着一片野地，越過了一片樹林，從蒲岩的北邊抄過來，一直的猛撲山邊。

此時靠着蒲岩下雖是還住着這些避難的婦女們，和些個年歲太老的男人，下面是一點燈火沒有，這一小隊馬隊衝到山邊，可是山上面火把的光反看不見了，這一隊騎兵，轉到山邊一帶，牲口是不停，鐵蹄翻騰，這種聲音，只要一聽到這班難民的耳內，他們就知道又有災難臨頭，本來就是全睡在草棚內，可是他們因為白天被抓去那麼多人，有年歲的老婦人們還在發着悲聲，此時這種馬蹄聲到了附近，吓得他們那還敢哭，連大氣都不敢喘了。

這時這隊軍兵已經用電筒在照着，他們一看這種情形，也知道是逃難的平民，但是立刻全在山邊附近下了馬，有兩名騎兵，提着槍，闖進一個草棚，裏面正是老夫婦二

人，這個男的年歲太大了，已經七十多歲，更是老病纏綿，這名騎兵探身進了草棚，立刻在喝問着：「山上的火光是什麼人，誰在山上停留？」這個男人，已經被他吓的那還答得上話來，可是遲疑不答之間，竟被這名騎兵一把抓住，用力往外一拖，把這個老頭子摔出草棚外，另一名騎兵用刺刀在扎着他的肩頭，厲聲喝問着：「山上倒底是什麼人？」

這個老頭子已經被摔得昏了，那個老婆婆從草棚裏爬出來，口中不住哀求着。可是他們那肯看這種乞憐的神色，刺刀的尖子，也在扎在老婆婆的身上，厲聲喝叱着：「再不爽快說，就全要了你們的命。」這個老婆婆一時怕死，更在他們電筒下看到自己的丈夫，已經被刺刀扎傷，倒在那裏，那名騎兵還在用腳踢着，向他喝問，這個老婆婆戰戰兢兢的說道：「山上沒有匪人，也是我們一同逃難的，他們搬到山上去住。」在這老婆婆答話聲中，已經有一個騎兵，順着山坡跑上去，他已經發現上面有許多人順着山坡往上走，他跟着就連發了兩槍，這一小隊軍兵，立刻全開了槍，他們一邊用槍往上打着，順着山道猛撲上去。

這一來可毀了，崔芳林領率着不下百十名逃難的婦女孩子們，在這槍聲一響之下，立刻就有兩個倒在山坡上，這一來上面就亂了，一片哭叫之聲，各自不顧命的往山下亂

竄，可是這八名日軍，一齊的開了槍，往上猛追來，他們雖然只是四名騎兵，逃上山來的人，全是一般老弱婦女，有年歲的男人，跟小孩子們，他們那經得住這四桿槍，連續不斷的向人羣裏轟擊，並且他們在這裏一開槍，在公路那邊的大部隊也認爲山上發現了朝鮮的游擊隊，立刻又派出兩隊騎兵飛撲蒲岩，他們的馬隊飛馳着，更連續向天空發槍呼應，本來相隔沒有多遠，不大的功夫，已經追到蒲岩的山邊，住在山下草棚內，這些婦女們，他們先前聽到了山上呼號哭叫，連續的槍聲，他們這裏立刻就亂了，這一來越發造成了大慘劇，從公路上趕來的，這兩隊騎兵，他們發現山邊的人，也在山下亂竄，他們這種瘋狂殘暴的行爲，從來對付朝鮮被壓迫的人們，不問情由，不問是非，此時遠遠地他們就開了槍，把這山邊一帶形成包圍式，機槍步槍連續的向山邊轟擊，一眨眼間這一帶已經死亡枕藉，他們更分出一撥人來，順着山邊往上跑，和他們自己的軍兵呼應着，可憐逃上山來的人，又是在黑夜，那裏全逃得開，道路又不熟，其中雖有一半當上山的，可是這麼多的婦女孩子們，也照顧不過來了，他們更是四下亂竄的散開，連着後面趕來的十九名日軍，跟先前四名和在一處，順着東山頭一帶搜索追殺，順着山道上，盡是死屍了，山下邊的日軍更把這些難民所住的草棚放火焚燒，可憐裏邊的老婦人因爲有病或者是年歲太大，沒逃出草棚的只有活活地被焚死，這種惋惜呼號，順着山邊

一帶，煙火騰騰中，直到把人全燒盡了，這伙瘋狂的日軍，也相率的上東山邊。

二 搜山狙擊

現在山頭上他們把這一帶搜索盡了，再找不到活着的人，他們才緊合一處，看着一個個血淋的尸體，便狂笑着，集合齊隊，因為他們不是當地駐軍，所以他們不能盡是在這裏耽擱，趕到一點名，竟至發現短少了一名，這一來他們慌起來，立刻由一個小隊長，指揮着這一隊軍兵，臨時在山道邊，砍了些乾柴枯樹枝作火把，順着山頭一帶，四散開查找他們，這名軍兵，一直的到了往西去的一道很長的山溝，這才發現他們這名軍兵，已經死在山溝內，絕不是被槍打死的，靠後腦上一個大洞，他倒着的地方，血全流滿了，連軍裝帶槍械，以及他帶着的電筒全沒有了，這一小隊長發現之後，十分暴怒，這分明是山上這伙匪人並沒死盡，他下令集合起來，非搜索到了殺害他們軍兵的人不可，但是在附近一帶，又找了一個時辰的工夫，再也找不到一個人影子，並且公路那邊他們軍部長官已經有命令到，叫他們趕緊地得歸隊，這一來山裏邊逃進去的人，算是暫逃活命，這一隊日軍，只好把他們這名已死的軍兵搭下山去，得向軍部的長官報告這種情況，他們若不是緊急歸隊，恐怕逃進山裏的人一個也活不了，終於要被他們搜索到，

本來他們對於朝鮮多少年來就是用的血腥統治的手段，視人命如草芥，這種屠殺的事到處全有，何況現在更是吞併中國的時候，他們對於朝鮮人，越發壓制得殘酷，他們就沒有惻隱之心，這裏屠殺四五百名，無辜的良民，這完全是獸行，山溝內所死的這名日軍，趕情就是死在崔芳林跟小林的手內。

因為槍聲一起，日軍趕上山來，山上的人就亂了，連男帶女，連老帶少，他們也是一百多人了，這一到處亂竄，只有誰腳底下利落，誰腳底下跑的快，誰就算是逃了活命，在這種情形下，誰也再顧不了誰，崔芳林等可仍然是奮不顧身的照應這般老弟兄，呼喊着一般年青的婦女們，告訴他們別一直的往西跑，往西去，前面有一段極高的山坡，雖則有一條山道，也是極難走，在這種慌張逃命之下，往那裏逃仍然是死，因為那段山坡太高，太陡峭，爬到半腰也是摔下來，所以喊着大家順着前面這條山溝往南北分散開，山溝的西頭，全有道路，並且那一段樹木也多，容易隱藏。

不過在這種喪胆亡魂下，崔芳林等雖是這麼招呼，一個個全是拚着命的跑，聽不見了，崔芳林貼近自己身邊的老朋友申志宏，朴劍山，金成水這幾個身軀強壯的伙伴們，腳底下快的伙伴，只有各自往前跑着，分頭引領着一般年輕的婦女們，往南北西山坡黑暗之處逃去，眼前是逃到山溝這邊，但是一邊跑着，身邊的人連續的倒下去，中了流

彈，死在山道上，現在是沒法顧全了。

崔芳林跟申志宏始終沒離開，他兩人在照顧着十幾個婦女，往前面這條山溝的南面跑下來，崔芳林不住的低聲招呼着，跟隨逃過來的人，趕快的順着山坡溜下來，這段山坡雖則不高，也是一丈多的斜坡，崔芳林的女兒崔靜子跟爹爹一樣身軀很健壯，尤其是他兒子小林，雖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可是他遇到這種事居然一點不怕，他始終隨着姐姐照應着幾名年輕的婦女們，首先到了山溝邊，這個小林頭一個順着山坡很快的溜了下來，他在下面高喊着崔靜子，叫他姐姐趕快往下跳，他在下面接應着，崔靜子這時拉着兩個伙伴，順着斜坡已經溜下來，就在這時，轟轟地一陣槍聲，完全照着這邊打來，跟着山溝上面慘呼聲起，又有兩個年輕的女人中槍倒地。

崔芳林，申志宏，他們此時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死活，只惦着把身邊的這幾個人救過山溝，此時槍聲連續響着，崔芳林趕緊地低聲招呼：「你們快倒下，順着山坡往下滾。」可是這時崔芳林的身邊，又是一聲慘叫，一個人中槍向自己身上倒來，崔芳林一把把這個人扶住，看出正是自己的老朋友金達元，崔芳林趕緊把他抱住，忙的招呼：「達元你中槍了。」這金達元在顛聲說道：「芳林，你不要管我，你趕快的救他們逃。」

這時金達元的女兒金容涓，正從樹林子後面狂奔過來，他們婦女是走散了，他已經跑的上氣不接下氣，身上已經被摔傷了好幾處，他此時撲到山溝邊，一眼看見崔芳林叔正扶着爹爹，他跑到近前，把爹爹抓住，喘吁吁說道：「爹爹快走，他們已經追過來了。」果然這時槍聲越發近了，金達元用手拉住女兒金容涓悲聲說道：「好孩子，你快跟着叔叔逃命，我腿上受了傷，不能夠走了，不能因為我一人，叫大家全死在野獸手中，快去。」他現在腿上的血過多，有些支持不住了，此時突然聽得偏着東北那片高坡上，有一名日軍在狂喊着，接着砰砰的一連就是三槍，金容涓那肯把爹爹拋下不管，他越發把金達元抱緊，哭着說道：「要死在一處，我不能走。」崔芳林見情勢緊急，眼前就是中槍倒地的兩個女人一個男伙伴，情勢緊急不容遲緩，遂招呼着申志宏，叫他頭一個翻下山溝，他因為金達元雖則中了槍傷，他還不致於死，他很快的把金達元措在背上，向身邊的金容涓說了聲：「你快着點，從山坡溜下去，我措着他走。」

金容涓見崔芳林叔叔把爹爹措起，他這才鬆開了手，順着山坡邊，溜了下去，下面申志宏崔靜子在等着，崔芳林背着這個老朋友，在他們幫着照顧着，並沒摔傷，此時山下邊火光冲天，後來的軍兵也趕上山來，申志宏忙的招呼着：「我們快快走！山溝里不能藏。」好在順着山溝，往南跑出去不遠，往西去有一段斜坡，較容易走，這幾個人竟

是翻上了山溝的對面。

仗着崔芳林等是常常入山，這一帶的地勢是全記得清楚，到了山溝西邊，附近一帶雖則很難走，可是處有到隱藏的所在，從這邊逃過來的七八個人，順着這一帶高低起伏小山頭，各自隱藏起來，自這邊追趕過來的這名日軍，他竟沒敢往山溝里再搜索，只站在山溝的東邊，連續的放了幾槍，靠他停身處，跟他所過來的一段山道上，已經有十幾個尸體，更因為所發現所打死的人，多半是婦女，跟沒成年的小孩子，他們也看出這種情形也不像是潛伏在山中的游擊隊，因為始終沒有發現一個人抵抗，被打死的男人，也沒有武器，他們也怕走散了，趕到隨後趕過來的，軍兵們到了這裏，他們從山溝這裏退回去。

逃過來的這般人，現在各自找好了隱身之處，崔芳林把金達元放在了一個極嚴密的所在，因為逃上山來那麼多人，到現在只剩了眼前的這麼七八個，崔芳林向申志宏道：「你聽這一帶槍聲，不甚麼緊了，你在這裏看着山溝那面，只要他們不追過來，這幾個人就別動，先藏在這，東北那方面槍聲，還那麼緊，他們從北溝口逃過來的，是否全過了山溝，我得去接應他們一下，因為再往西逃，反到加重了危險，往西去山勢太高，有月色照着，反到容易被他們發現，只要逃過山溝的，就別叫他們往前走，才可以保住

命。」申志宏道：「你說的很對，這一帶是很好的地方，趕快去，救一個算一個，我們的人死得太慘了！」崔芳林他提着一條木棍，順着西邊一點小山崗子往北轉可以繞過去，這時却從對面的一段山巖下溜過三個人來，正是崔靜子跟小林，還有申志宏的兒子小楓，他三個遇上了崔芳林，崔靜子一把拉住了爹爹的衣服，低聲說道：「爹爹你不是往北溝口去，我跟小林小楓全跟了去。」

崔芳林道：「這裏是很好的地方，你們藏在這沒有危險，幫着申叔叔照顧着他們，提防着日軍這過山溝，好趕緊地領着他們往南逃。」崔靜子忙說道：「爹爹你自己去，我們不放心，你不要擔心我們，這一段山道，我們也全熟，幫着你多救進幾個人來不好麼？」小楓也跳到崔芳林的身邊說道：「崔叔叔，別耽擱，快着點走，我們比你還跑的快呢。」小楓小林是一般大的年歲，兩人全是十四歲了，此時他兩人全是俯着身軀順着小山崗子邊向前緊跑了去，崔芳林因為攔阻不住他們，也因為眼前的情形太緊，只要北山溝過來的人，沒人攔阻一下，任憑他們往西逃下去，被日軍發現人影子，他們若是退進西山，這些人可就一個別想活了，所以趕緊帶着崔靜子跟隨那兩個小弟兒的後影，往小山崗這邊轉過來。

因為沒有多遠的道路，轉過這個山灣子去，已經看到了北山溝口一帶，那邊正有幾

條黑影，順着山道邊往西緊跑，他們一邊跑着，不斷的被腳底下石塊絆倒，但是仍然拚命爬起，任憑摔得多麼疼痛，全不敢高聲的喊出來，只有極低的噁哨之聲。

小林小楓這兩個孩子是真聰明，他們很快的順着眼前這段石坡，往西退了去，兩個人全把身形俯下去，兩手攏在口邊，低着嗓音，向前面喊：「你們別跑了，快把身形俯下去，別動，我們是小林小楓。」前面跑着的是四個有年齡的男人，三個年輕的女人，他們聽到了呼聲，更聽到是小林小楓趕了來，他們這才把身形停住，已經全跑得力盡筋疲，趁勢的倒在了山道邊，此時崔芳林跟靜子也全趕到了，可是這一帶嗖嗖地子彈掠空而過，完全是從東山溝一帶打過來的，崔芳林俯着身軀，到了近前，向這幾個人打着招呼，告訴他們：「別再往西走了，就在這一帶慢慢的移動着，各找隱身之處。」這幾個入全是低聲哭着。

崔芳林看到靠南邊石頭堆上，抱着頭坐在那里的正是安庸生，他也是在金村住時的近隣，此時他左半邊臉帶着血跡，崔芳林趕忙湊在他身邊，招呼道：「庸生，你帶傷了？」安庸生抬頭看了看是崔芳林，悲聲說道：「芳林，我的傷不要緊。」可是他喘息了一陣，顫巍巍的用手向東北指着道：「芳林，你快去，你姪女惜貞，跟我走散了，我被槍傷之後，還聽到他的喊聲，老朋友，你留着神去看看，萬一他能活着，你把他救回

來，我安庸生，至死也感念你，我們父女太慘了！」

崔芳林他跟安庸生是金村的老街隣，不只這樣，少年時還一塊在安東作過買賣，一塊在礦山上作過工，這個惜貞是崔芳林看着長起來的，這個女孩子很好；此時小林小楓他們已經俯着身軀向東順着一片高坡跑過去，往山溝那一帶望去，遠遠的不時還發現電筒的光亮，一閃一閃的，槍聲斷續，不像先前那麼緊了，崔靜子此時也來到安庸生身邊，聽到他這個話，忙的拉着崔芳林道：「爹爹，咱們快走，你看北邊，有兩三條黑影，分明是咱們人逃過來的，咱們去看看情真，把他找到一處，也好隱藏。」崔芳林起緊向安庸生招呼着：「叫他往東南再去走四五丈，隱藏在那段極矮的山坡下，比較安全。」

崔芳林透帶着崔靜子，也全是半俯着身軀，避着流彈，更向小林小楓打招呼，帶着他們一同的順着這片山坡往北轉，撲奔北山溝口，離着前面，有二十多丈遠，往北山溝口這邊來，是很危險，因為這邊比較着高，這爺四個一路緊走，已經到了北溝口附近，小林竄在頭裏，小楓也在他身邊，小林這時忽然向山坡上一爬，扭着身軀雙手攔在口邊，低聲招呼崔芳林，崔靜子，叫爹爹跟姐姐趕緊的把身形状下去，因為他們已經發現山溝東離着很近，有電筒之光不住的晃着，隱隱的更聽得那邊碎石嘩啦啦的亂响着，

這時從北溝口已經逃過三個人來，可是他們已經向西北竄過去，這邊可就不敢打招呼，不知道這三個人裏有安惜貞姑娘沒有。

此時崔芳林已經半俯着身軀往前移動，小林小楓也是照樣的往前爬，因為發現電筒光亮的地方，似乎沒有多少人，他們這爺四個已經欺近了溝頭的斜坡上面，就在這時，忽然對面斜坡上嘩啦的一陣土石滑落的聲音，有一個人從上面滾下來，落在山溝內，可是沒跟着爬起來跑，似乎摔傷了，就在這時，後面嘩啦嘩啦一陣皮靴子踏碎石的聲音，跟着電筒的光往山溝內照去，一名日軍發着狂笑，他猛往山溝一躍已經跳下來，崔芳林等正爬在山溝的上面，在他電筒照射下，已然辨別出，摔在溝內的，正是安庸生的女兒惜貞，崔芳林幾乎失聲喊出來，崔靜子已經湊在爹爹身邊，忙的扯着爹爹的衣服低聲說：「這可怎麼好，惜貞沒命了！」

崔芳林對於眼前這種情形，已經辨別出這名日軍不懷好意了，他提着槍在山溝上面一槍就可以把惜貞打死，山溝裏再沒有別的人了，他竟跳下來，此時果然他口中發着污言穢語，竟撲上前去，這個安惜貞姑娘，他跳下山溝，因為逃得太慌，腿已經受傷了，可是此時那名日軍已經到了近前，伸手去抓他，安惜貞竟是不顧命的狂叫了聲，踉蹌的拚命向山溝北逃竄，這名日軍依然發着狂笑，往前趕了幾步，已然把安惜貞抓住，他更

把提着的槍，扔在腿邊。

安惜貞雖則是拚命掙扎想逃開，那裏有他的力氣大，他更用電筒往安惜貞的臉上照着，他是要在這山溝內逞獸行，伏身在山溝兩邊的崔芳林，怒臂欲裂，這種事是刻不容緩，這安惜貞是很危險了，他是掙扎求死，崔芳林此時更安心要拚這條老命了，他手中提着一條木棍，往起挺身，身軀才往起一抬，竟被人把肩頭按住，此時是決不敢出聲，崔芳林一扭頭，正是申志宏這個兒子小楓，小林這時也到了身邊，嘴湊到崔芳林的耳邊低聲說：「爹爹，你預備，他的槍撒手了。」

此時這個安惜貞姑娘在盡力掙扎之下，把衣服扯下一大片去，猛的竄出來，已經到了山溝的西邊，但是他腿上有傷跑不了，這一下反摔在山溝下，這名日軍，在狂笑聲中，猛撲過來，這可正好，小林小楓每人找到一塊尺許大的石頭，這名日軍正低着頭往前俯身，他是正往袋中掖那支電筒，這個小林，他頭一個下手了，離的近，這邊距離溝邊，也就是七八尺高，正好他把力量用足，照准了這名日軍的身上砸去，小楓是跟他同時下手，年歲小，目光銳利，胆量大，這一下子，真個砸上了，這名日軍哎喲一聲，身軀向前一擺，他是回身想往山溝的東邊跑，抓他那支槍，崔靜子在這時候，又饒了他一石頭，崔芳林奮不顧身，猛的一躍已經跳下去，這條木棒，用足了力，掄起「叭」的一

下，兜在這名日軍的後腦上，這一下，就給砸了個半死，倒在地上。

二 森林匿跡

那個安惜貞身軀摔倒，此時他也辨別不出眼前的情形了，自己在昏亂中，只有安心求死，想一頭撞死，免得受到凌辱，他依然掙扎爬起，往溝邊上撞，崔靜子，在這時輕輕順着溝邊一溜到了下面，小林小楓也全跳下來，崔靜子頭一個就把安惜貞抱住，忙着招呼：「惜貞，你別怕。」崔芳林那裏那條木棒一連就是三下，其實頭一下，這名日軍已經早嚇了氣，他是恐怕他出聲，崔芳林忙的扭頭低聲喝叱：「靜子，不要出聲，咱們快着走。」小林小楓此時，已經到崔芳林的身邊，小林在低聲招呼：「爹爹，你攆着惜貞走，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檢着走。」

崔芳林道：「山溝那邊他們有許多人，槍聲還沒住，快着逃吧。」自己說話間，趕緊飛撲過來，靜子已經強架着惜貞往溝頭那邊移動，崔芳林趕到近前，把安惜貞攆起，可是小林小楓却不肯聽崔芳林的話緊着逃，這兩個孩子，人小有主意，這種難得的機會，焉能放過，小林更在招呼靜子：「姐姐你快着，往東溝邊爬上去看着點，咱們把他槍械子彈全帶了走不好麼？」

崔靜子也認爲眼前死了這麼多人，剩下的人有限了，往後的日子不易活下去，這支槍是得帶走，此時任憑崔芳林揹着安惜貞順着溝邊一直的撲奔北溝頭，這裏是一片斜坡容易走，他已經揹着安惜貞逃上山溝，這裏崔靜子爬在東溝邊子上，瞭望着，這姐弟三人，胆量也真大，那邊靠着蒲岩前的草房全被火燒着，火焰未熄，山道上面的日軍們尙在連續的開着槍，四處搜索。

可是下面這兩個小弟兄也快，他們是一個比一個主意多，先前是本想把他槍和子彈帶走，此時東西到了手，却變了主意，連他全份軍裝，帶他兜囊中的東西，整個給他卸下來，小林揹着槍，小楓扛着軍裝提着電筒，向靜子招呼了聲：「我們走。」靜子從溝邊溜下來，這三個人如飛撲奔北溝口，崔芳林他揹着安惜貞，逃出沒多遠，已經停身，伏在那裏往這邊張望，他是不放心，情形是太險，又不能高聲招呼，幸爾這時他姐弟三人相繼逃下來，崔芳林這才放了心，帶着他們時時隱蔽着身形，順着山溝的兩邊，往南轉，因爲現在殺死一名日軍，又奪了他的槍械子彈，這附近一帶不敢潛伏了，恐怕他們搜索過來，趕緊的順着這片小山頭轉過來，到了西南這一片低窪的地方。

金達元等也正在提心着他們爺幾個，此時這一逃過來，跟在一處，崔芳林招呼着大家照顧着受傷人，趁着日軍沒越過山溝，還是趕緊往西逃，現在那個受傷的安庸生，見

真個把女兒救回來，老頭子真是感激涕零，不過現在沒有說話的工夫，安惜貞也緩醒過來，他還不住的哭，崔靜子隨在爹爹的身邊，不住的搖擺着惜貞的胳膊道：「惜貞，你不要哭，現在我們還得往西逃下去，躲開危險之地，我們全活了，你哭什麼？」申志宏小林小楓金成水這幾個人攙扶着受傷的，順着這片小山頭，一直往西繞過來，再往西走就是崔芳林等常進山打獵的地方，跟砍伐木材的那片大樹林子，這是很好的地方，這就仗着東山頭一帶，那一隊日軍接到命令，立刻歸隊，留下兩名在山邊放哨警戒，他們沒有工夫再搜索了。

崔芳林等，全竄進了大樹林子，這裏離開東山頭已經很遠，地方又隱秘，又荒涼，有幾處高的地方，全可以往遠處瞭望，現在他們一個個可全是力盡筋疲，天可已經快亮了，崔芳林查點着眼前的人，連三十人全不到了，這次事人死的這麼多，大約有逃還的，可是能活着離開蒲岩的沒有多少，現在集合起來，雖則這班人全是有年歲的，可是凡是逃出來的，全是身軀健壯，久慣進山的人，這是很明顯的情理。崔芳林等看到眼前這片慘狀，真是痛心欲死。向申志宏招呼着：「老弟兄，現在得先想法子，安置這些人，並且還得提防着日軍再進山搜索，白天可更不好躲藏隱匿了。」

趁着天光已經朦朧發曉之下，崔芳林和申志宏兩個人，順着樹林子內，往西南又出

去半里多地，把這一帶的道路，全查看明白了，順着樹林子西邊，有一帶較高的地方，有一條很難走的小道，這裏可以作出路，萬一日軍再搜索進來時，可以從這裏逃出去，離開蒲岩山，天亮之後，在這樹林子內一片空曠的地方，把眼前的人集合起來，一共是十一個有年歲的人，四個孩子，七個女人，內中倒有一半帶着傷的，尤其是最艱難的，現在這班人只有逃了命，身邊的東西全扔了，任什麼沒有，困在這裏，沒有地方找吃的，帶傷的人，更是呻吟痛楚，好在他們的傷勢全不太重，只好暫時給他們包紮一下，天是已經亮了，這二十多人，無論如何也得有避風雨的地方，並且還得設法找食物，他們在天亮後，爬到樹林子南邊一個最高的地方，往東山一帶望去，這一片山頭上靜悄悄，除了野鳥飛鳴，看不到人跡，遠遠的還可以隱約的望到山邊被火燒的那一二百座草棚，一陣陣冒着烟氣。

崔芳林把這些有年歲的人聚在樹林子當中，全是坐在地上，這十一個人是以崔芳林申志宏兩人爲首，其餘的就是李宏達，金達元，李誠樸，金成水，朴劍山，安庸生，鄭匯泉，池野木，咸銅堅，這班人在這種死裏逃生之下，一個個全是滿懷悲憤。

崔芳林首先向大家說道：「可憐我們釜山一帶的安善良民，老弱婦女，遭到這種屠殺的浩劫，現在僅剩了我們眼前這男女老少，二十多個人，我們得怎樣活下去，眼前的

困難，我們得設法應付，先把臨時的事解決了，忍辱偷生就是徼倖的在蒲岩這裏能夠暫忍一時，我們未來的道路，總要想個辦法。老弟兄們，自己忖量一下，我們固然是拚死的逃命，想活，可是我們應該自己知道，渡過這步難關，眼前擺着，仍然是一片血腥，城廂市鎮，沒有我們投奔的地方，我們離開遠，也不過早晚餓死，我崔芳林到現在打定了主意，我是安心尋求我死的方法，死的道路，老朋友們，國破家亡，弄得我們每個人，身上全揹着多大的慘痛，所以我們認為，就這樣叫他們任意屠殺，已死的人不要管他，還有這口氣在的應該想想了，我崔芳林雖則有了把子年紀，我不認頭就是老邁無能，我的手脚，照樣的還能跟小伙子一班，我要拚着這條老命幹下去，老朋友們，不要忍辱偷生了，他不容你忍辱偷生，我們要作些值得賣命的事，我們的老命，要換得極大的代價，申志宏，你說應該不應該這麼幹呢？」

申志宏點點頭道：「我很自恨，過去一天一天的敷衍着活下去，到現在已經看得清清楚楚，我們的命，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已經不如牛馬，這樣我們要換取死得極大的代價，對極了，但是你要說說用什麼方法，走那一條道路？」崔芳林道：「朋友們既然認爲我說的話對，咱們現在還不能作到實際的行動，空話先不必說，那麼我們就決定死守蒲岩，不再往別處走了，我們先解決我們眼前的事。」那個安惜貞跟崔靜子還有金達

元的女兒金容湄，李誠樸的女兒李淑雲，這四個姑娘，年歲是不差上下，還有一個朴劍山的兒媳玉貞嫂，他的男人，已經死在日軍的手裏，隨着他公爹朴劍山逃進山來，他雖是一個年輕的婦人，倒很有些見識，此時安惜貞腿上雖則摔傷，可是他死裏逃生，脫離強暴，現在的精神很好，他却在一旁答道：「崔叔叔，我安惜貞雖是一個女孩子，現在我全看明白了，我們這些年活下來，簡直是把我們放在深淵中，弄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現在更逼迫的到了這種地步，崔叔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安心要爲我們朝鮮人雪憤，爲我們慘死的人復仇，你有什麼方法別忘了我們，我們雖是女孩子，我們也要和你一樣的行動，什麼事全敢幹，什麼事全敢作，只要不冤冤枉的，死在他們槍下，死個值得，往後什麼也不怕了。」那個玉貞嫂拍着安惜貞的肩頭道：「妹妹，你能這麼想，對極了，跟我一樣的打算，這羣瘋狂的禽獸們，把他的心剝出來全不解恨，我們應該設法報復，妹妹我告訴你，從今天起，什麼事，我決不會走在後邊。」

崔靜子金容湄李淑雲，也全齊聲答道：「對，應該這麼辦，我們是女人，難道我們活在世上，就應該終生受壓迫，到死還得當亡國奴，我們也該爲我們釜山一帶和眼前這些慘死的人報仇雪恨了。」小林小楓，還有隨後趕來的池野木的兒子小滄，朴劍山的兒子朴龍子，他們也在齊聲答應着，向崔芳林招呼，我們應該努力的幹下去，別人能作的

事，難道我們就不能作麼，最近大田裏山，崔家弟兄，人家七個人，就幹了那麼大的事，雖則只逃出兩個去，但是那五個人，換了他多少條命，毀了他多少軍火，我們應該照樣的作一下。」

申志宏向他們擺擺手道：「小伙子們，有胆量有志氣明白我們受的這種痛苦，是誰賞賜的，不要說出口，等待時機，到時候，我們拿實際來去作，這裏雖則全是我們自己人，只在嘴上說是沒用，還是芳林說的對，我們應該解決面前的事，什麼事也不能餓着肚皮。我想此次逃上山來的一百多人，我們全是帶着東西進來的，遭到屠殺死亡逃散，那羣禽獸的東西們他們不稀罕這些東西，一定還散在山邊，我們往東山一帶探看一下，食糧和應用的東西，已死了的人，拋棄的衣物，和我們扔在半路上的用具，若是能找回來，我們可就救了目前之急，只要現在活下去，將來的事，我們有辦法可想。」

崔芳林道：「不錯，我也想到現在我們這些人身邊，就是還有幾個錢，可是我們不能出山，也不能往遠處去，總得把眼前這個時候過了，我們把山上所有的道路全踩探明白，就好辦了，眼前是輕而易舉的事，只提防着山頭上他還有人守着，那可就不容易下手了。」

小林用手指了指放在樹根下的那支槍，向崔芳林道：「爹爹，我們現在多了這麼把

傢伙，山頭上他就是留下放哨的，難道我們還不能收拾他麼？」崔芳林道：「小林，你可不許胡鬧，這支槍，不錯，有極大的用處，我們是需要他了，不過現在決不能用，我們眼前只有把這些人保全，使我們只要在這裏站住了腳，將來的事，自然有我們揚眉吐氣的時候，報仇雪恨的機會，現在是越謹慎越好，此時我們禁不住再受威脅了，那麼咱們現在先往東山頭一帶查看一下。」

當時一商量，由崔芳林申志宏金成水，池野木，鄭匯泉這五個人跟小林等四個小弟兄，別的人全不叫他們離開樹林子內，並且得時時提防着有意外的事發生，這幾個帶傷的人，須要人照顧，他們各自把身上收拾一下，這老少四個人已經要走了，因為龍子也要跟隨去，朴劍山招呼道：「龍子你先等一等走。」龍子趕緊來到爹爹面前，問道：「你有什麼事？」崔芳林等也全站住。

朴劍山拉住了龍子的手說道：「龍子，你今年已經十四歲了，你也懂些事，你也明白生在鮮朝的人，從一落生，這一生的命運就算是墜入苦難中，我們的祖國早作了殖民地，我們的人，終身作奴隸，我們沒有好日子過，我們只有一生受着牛馬不如的待遇，任意的被人壓迫殘害，現在我們又走到死亡線上，可是我們受夠了，也活夠了，我們眼前這些人全打定了主意，不再忍受下去，我們要反抗，我們要自救，現在正是時候了，

論起來你的年歲小，還不到作這些事的時候，龍子，你想我們一家所受的，壓迫是多麼殘酷！你哥哥只爲得幾句閑話，被他們指爲奸匪，抓進監牢整整五年多的工夫，但是好容易盼到刑期滿了被釋出獄，可是這羣強盜們是一片野心的要併吞中國，還用着愚民的政策，製造出些美名目來，掩飾他侵略的野心，猙獰面貌，說什麼大東亞聖戰，可是我們朝鮮人，却又加深了無窮的災難，可憐你哥哥在出獄時，我只看到他那憔悴可憐的面貌，連句話也不准說，竟是被強迫服了兵役，編入關東軍，還不是作他們的炮灰嗎？我們老的小的和你那玉貞嫂嫂受盡了欺凌，受盡了侮辱，到如今更落得無家可歸，在他們大屠殺之下，苟延殘喘的活下來，我們應該以死力拚了，你終歸是小孩子，我不大放心，你時時要想到，我們所受的這種罪，好好的跟着芳林叔，要聽他的話，現在我們要先安置眼前的這些事，只要我們在蒲岩立住了腳，我們要照着芳林叔叔的主張，繼續的幹下去，你要好好記住我的話，尤其是你舅父家中遭事的情形，你想想你表嫂死得那麼慘，你更應該咬緊了牙，立志復仇。」

在朴劍山說這個話時，旁邊那個咸銅堅，竟是落下淚來，龍子也在抹着眼淚，這個咸銅堅是龍子的舅父，他們是住在釜山邊，離着金村很近，咸銅堅的兒子咸濟水，是個很有血性的少年，已經娶了妻，他們全是過着貧苦生活，種着地，終年勞苦，一家人全

在辛勤耕作，照樣的完糧納稅，日本的血腥統治朝鮮，把朝鮮人看成牛馬不如，任意的宰割，他們更利用那些喪心病狂的人，作他們的爪牙，他們也是時時在防備着來反抗壓迫，所以朝鮮境內，到處牢獄全是滿着，可是朝鮮人，却認爲朝鮮境內，完全是大牢獄，不抓進監牢的，他們那種生活情況也跟囚犯一樣，他們就過着這種悽慘的生活，還不容他們活下去。

在日本的侵略戰爭沒起的那一年，可是日本的帝國主義，早已在積極的備戰，他們是蓄心已久，不過是等待機會，製造事故，從那時他這塊殖民地上，已經是籠罩起一層火藥氣味，在這種時候對於朝鮮人的壓迫越發嚴厲，凡是少壯沒一個能逃開，日本軍隊已經遍佈朝鮮境內，可是各處的老百姓們越發的遭了殃，咸銅堅災難臨頭，他那兒媳生得面貌整齊些，在野地裏正操作着，竟至被四名駐防的日軍污辱而死，咸銅堅被打得遍體是傷，咸濟水因爲救護他妻子，反被毒打之下，綑送軍部，後來就聽不到下落了，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朝鮮境內，是隨時隨地發生，你不能忍受只有死，沒有二條路可走。

當此事發生時，龍子那時年歲雖小，也懂得事了，野地裏雖則有那麼多人，竟沒有人敢管，不止於不敢管，還得躲得遠遠地，龍子爬在野地裏，看着表嫂在樹林子邊，死

得那麼慘，舅父被打了個半死，直到那羣禽獸的東西，把咸濟水網走了，山邊人才敢出來，掩埋他表嫂的尸身，把咸銅堅救進村去，這件事龍子絕不會忘了。

四 月下秘謀

他漸漸長大起來，常常地向爹爹朴劍山問：「爲什麼我們朝鮮人就應該永遠受這種非人的待遇。」當時日本對於朝鮮管制的十分嚴厲，一句話不謹慎，就有殺身之禍，朴劍山只有忍着痛苦的囑咐他這些事，只有看在眼內，記在心內，不准隨便的說，只要說話不謹慎，被人聽了去，不是當時遭到槍殺，就是被抓進炭礦，死在裏頭算完，龍子在舅父傷好了之後，他也曾偷偷地去問，咸銅堅，也是忍着眼淚，不敢告訴他，龍子年歲大些，他漸漸地懂得事了，眼中所看到的朝鮮人民就得這樣受下去，他痛恨，他想反抗，但是年歲小，沒有那種力量，此次釜山這一建立軍需倉庫，把他們村莊燒毀，老弱男女，用刺刀逼迫着驅逐出來，強盜也沒有這麼厲害的。他用這個地方，就立時以威力奪取，只逼迫得這些人露宿風棲，流落山邊，他根本就不拿你當人，可是這般人落到這般地步，他還這麼逞凶屠殺，造成了蒲岩的這次慘劇，咸銅堅，此時想到一身遭遇之慘，流下淚來。

龍子他抹了抹臉上的淚痕，立刻向咸銅堅招呼道：「舅父，你不要難過，小龍子已經長大了，我過去的事一天也沒有忘，我必要給表兄表嫂雪恨。」咸銅堅也把臉上的淚抹去，他竟是伸手從自己的褲管內摸了一把，從裏面立刻抽出一把短刀來，鋒利雪亮，噹噹噹擲在脚下，憤然向龍子道：「小龍子，你看舅父作什麼打算，我早安心把這條老命送給他們，可是我打算好，我不宰幾個我死不閉眼，我是時時等待機會，但是不容我下手，現在可是我報仇雪恨的日子到了，小龍子好好聽你爹爹的話，聽崔叔叔的囑咐，要咬緊了牙去幹，舅父也要叫你看，我這口刀能換來禽獸們多少血，不要爲我們就攔，快隨着叔叔伯伯們去吧。」

崔芳林，申志宏等這五個老弟兄，對於他身上的事全知道，可是全靜靜地站在那聽着，眼前不由的全起幻想，想到一個個所受的慘痛，全是憤慨填胸，熱血沸騰，崔芳林等更知道了咸銅堅他敢收藏這麼把利刃，他是安心已久，要爲全家復仇，這種東西在朝鮮人手中，是極違法的事，日本併吞朝鮮之後，真有你想不到壓迫的那麼嚴厲，武器是絕不許你有，連廚刀絕不許你隨便使用，當初連結婚的年齡全加以限制，大約是不到四十歲，不許結婚，這就是亡人國，滅人種，安心是漸漸地消滅盡了，他可是一方面消滅他的人口，一方面盡情利用他們的勞力，使用朝鮮人比使用牛馬還殘忍，吃不飽穿不

暖，多麼強壯的人，也得把你磨折到最後一滴血，死了算完，像成銅堅收着這把鋒利的短刀，只要被他們發現了，不止於他個人活不了，還不知要牽連多少親戚朋友，成銅堅敢這麼幹，可見他已經狠了心。

崔芳林向成銅堅招呼着道：「老友，你還把他收起，我們知道你的心就是了，不要難過，終歸叫你有如願的時候，咱們回來見吧！」此時他們這老少九個人，每人找了一條木棍，離開了樹林子，這是一個白天；全是掩蔽着身形，時時往東山一帶瞭望着，恐怕有日軍在這一帶出現，順着山頭一帶大家全散開，一直的撲奔那條山溝，到了山溝邊。

這四個小弟兄身輕，腳底下也快，各自找了一個高的地方，往山溝東仔細看去，只有看到死在山道上的尸體，並沒有日軍的影子，小林小楓忙的舉手向後面崔芳林等打招呼，叫他們趕緊的順着山溝下去，小林等跟着已經順着山溝邊溜下去，很快的過了這道山溝，全把身形俯下去，不敢直起身來，往前邊慢慢地查看着，從那一堆堆的亂石後轉過來，小林在低聲招呼：「爹爹！這山頭一帶一個人沒有，咱們快着點往前溜過去。」崔芳林申志宏等全順着山坡，伏着身軀，緊往前爬過來，他們趕到越過那道山坡，眼中所看到的真有些慘不忍觀了。

一具具的尸體倒在血泊中，死的人太多了，眼前的情形看起來，從山下上來的一百多人，除去現在活下來的，簡直沒逃出什麼去，可憐這般人陳屍山頭，全沒有人來掩埋，一羣羣的烏鴉已經在落到山道上，啄那死屍，崔芳林等全是牙咬得發響，這種殘酷事全加在朝鮮人的身上，誰見過地獄，這眼前就是地獄了，但在這老少九個人就叫有心無力，他們絕不敢再照顧這些屍體了，現在他們來是急於要找到自己所用的東西，小林，小楓小滄，龍子這四個孩子雖說胆子大，但是眼前這種悽慘情形，他們不敢看了，到了這種地方，連崔芳林等這麼大的年歲，只顧了痛心難過，簡直忘了自己來做什麼，還是金成水在一旁招呼道：「芳林哥！咱們可不能盡是在這裏耽擱，只要有軍兵往這裏來，一個白天我們可要跑不脫，咱們還是越快越好。」

崔芳林趕緊地答應着，申志宏也在一旁說道：「我們現在應該打發一個人到山邊向下去看看，下面還有人沒有，我們這裏趕緊的動身，找我們要的東西。」崔芳林道：「那麼叫池野木到山邊張望一下，有什麼驚動，趕緊招呼我們一聲，也好有個防備躲避。」池野木點頭答應着。龍子道：「我也跟了去。」池野木跟着說了聲「好」。回來向崔芳林等說道：「你們可趕快的動手，時時預備好隱藏退步的地方。」崔芳林等答應着，池野木帶着龍子一直撲奔山邊，這裏申志宏，金成水，鄭匯泉，崔芳林跟小弟兄小

林小楓小滄立刻動手在山道上找尋帶上山來的食糧包裹，這些東西全散在山道上，因為逃上山來的人，全是知道一時恐怕不能下山，差不多每人全帶來幾天的糧食，最少的也有一小口袋。

申志宏更向崔芳林等招呼着道：「我們心裏放明白些，這可絕不是我們殘忍沒有人心，我們現在需要這些東西，好救急，我們要安心爲死者算這筆血債，現在顧不得這些小節，死人所掙下的，我們能帶走的全要帶走，就是現在拿不了這許多，我們也把他運過山溝，動手越快越好，我認爲釜山那邊早晚有人來，他們絕不能叫這些死屍腐臭下去，因爲他們的命值錢，離着釜山附近，他們必要派人來掩埋尸體。」崔芳林等答應着，順着山道一帶搜尋起來，不大的工夫，已經找到四十多個小口袋，裏面全是食糧，更找到一二十個包裹。

這時到山邊去的龍子很快的從山道那邊跑來，可是他臉上帶着淚痕，喘吁吁的低聲招呼道：「崔叔叔，你們快着點，先把我找到的東西運過山溝，山下邊已有日軍帶着好幾十名苦力來了，看他們的情形是先收拾山下邊被燒的地方，芳林叔，下面更慘了！大約一個也沒逃出去，順着山道邊盡是死人了，芳林叔我們不敢看了，被槍打死的，被活活燒死的，山坡邊的石頭全變成紅的了。」龍子說着不由的又流下淚來。

崔芳林抬頭往東山頭那邊看了一下，池野木尙留在那邊，知道下面的人還不致於上來，這幾個人不敢再耽擱，好在每人已帶着一條木棍子，把糧食袋跟包裹，往一處網，用木棍抬着如飛的先往山溝那邊運，因爲眼前這一帶離着山邊太近，過分的危險，他們連運了四次，把附近一帶山道上的東西，算是全送過山溝，這時池野木也從山邊悄悄地跑了過來，他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更是十分憤怒，向崔芳林等揮揮手低聲說：「我們要趕緊走，下面的人可就要上來了，現在所得的東西，計算起來是可以維持些天。」崔芳林不叫大家再往遠處搜尋，他們每人全抗着米袋子包裹，趕緊撲奔山溝這邊，安然越過，這道山溝，回頭向東張望了一下，山下的人還沒上來，這九個人，趕緊把所得來的東西，用木棍穿好分着扛在肩頭，先找有樹林子的地方，低回處退下來，緊走了一程，離着東山頭遠了，因爲所提的東西太重，這才慢慢地往回走着。

池野木嘆息着向崔芳林等說道：「我們這些人作了什麼孽？竟遇到這麼悽慘殘忍的事，芳林哥！你若看到山邊的情形，叫你痛心死了，山邊一帶完全是死屍，現在他們帶來幾十名苦力，就在山邊刨坑，來掩埋這些尸體，一羣貧苦的老百姓，安份守己的不敢惹一點是非，無故的遭到這種屠殺，死後還落一個埋在萬人坑內，我們是什麼罪孽，芳林哥！我們再忍耐下去，沒有人性了，爽快的拚個死活吧！」崔芳林道：「沉住了氣，

我們是一定要幹了，越是這樣越堅定了我們的心，我們弄死他們一兩個有什麼用呢？野木，有本領有膽量，不怕死，敢幹！看准了，值得下手的再下手，蒲岩的血流的太多了，我們要叫他加十倍加一百倍還我們的血！」大家聽到崔芳林的話，全不禁黯然。

本來眼前的事，也太叫人傷心慘目了，大家帶着滿懷悲痛，走一程歇一程，離着樹林可還有一段路，李誠樸和崔靜子玉貞嫂，全爬伏在山坡上，向這邊張望着，他們也是不放心這班人，此時看到他們全扛着很多的東西，一個個隱藏着身軀，向樹林子這邊緊走過來，遠遠的就數出來是九個人，一個不短，李誠樸等才放了心，他們不敢往上迎，這一帶也不敢隨便說話，玉貞嫂頭一個翻身跑回去，向樹林子的人報告，往東山去的人已經安然回來，並且是飽載而歸，崔芳林等這時也全走上這段山坡，崔靜子李誠樸這才敢打招呼，小林小楓等累得滿頭是汗，他們扛的東西太多了，一同回轉樹林子裏面。

留在這裏的人，一個個沒不額手稱慶，這是這班人最大的問題，可以解決了，這些人到現在情實也真餓了，樹林子西南那條山道，已經找到汲水的地方，無奈連個汲水的器具全沒有，此時崔芳林等一回來，不只於食糧有了，還帶回來幾件用具，這全是入山的人拋在山道上的，現在這班人全是一樣飢渴交加，尤其是帶着傷的金達元，安庸生，惜貞姑娘，他們喉嚨渴的要命，現在沒有工夫問別的話，李誠樸帶着靜子玉貞嫂，金容

涓提著鍋和小水桶，跑向山後去打水。

把水取來，這裏把取得的食糧集合起來，雖則一小袋一小袋的，趕情湊到一處，總有三百多斤，這樣足可以支持些日子，申志宏叫這小弟兄們緩了緩氣，凡是能操作的還是立刻動手，把這些東西整理一下，因為停留在樹林中隨時有危險，時時得提防着日軍搜索進山，把這些糧食整理一下，留出當日用的，其餘的仍然捆紮好了，預備着隨時帶走，申志宏跟崔芳林等仔細在這四週看了一下，跟大家說：「我們取得來的食糧，無論如何也得查一下，這片樹林子雖則濃密，但是在一個白天，烟火多了，也容易招出禍來，我們在煮飯的時候，分散開不要聚在一處，樹林子東西兩面，派人瞭望着，火點起來冒起烟來，隨時把他扇散了，只要沒有濃烟從樹林子往上冒，遠處就不易看見了。」

李誠樸等已經把水打來，這些個女人們忙着燒水燒飯，崔芳林等一點不敢大意，時時的監視着。一夜半天，大家這才算正式進了飲食。這種地方講不起，什麼東西全不方便，只求能果腹解渴而已，在飯後，崔芳林申志宏，更給受傷的人洗了洗傷，重包紮一下，然後招呼着大家親自動手，暫時在樹林中用樹枝野草搭蓋起一片棚子來，總可以暫時棲身，這些人全是咬定了牙關，知道只有在蒲岩這裏找出另一條生路來，什麼地

方也不易去了，並且誰也不想走，個個的心中存着一種打算，要拚死的幹一下子，所以現在任憑怎樣艱難困苦也要咬着牙，忍受下去。人多好作活，大家一動手，頂到黃昏時候，就在這樹林子當中，已經支搭起三四丈長的一片棚子，不過是很矮，好歹的砍些樹枝擋一下，仗着是個天熱的時候，好歹的也能夠活下去，東山那邊他們雖則已經帶着一班夫役去掩埋尸體，倒是始終沒再往山裏頭搜索，到了晚間，仍然全是散在樹林子邊，往東山一帶仔細的瞭望一下，這種地方經過大屠殺之後，完全算斷絕人煙，任什麼看不到了。

崔芳林等得月光上來，把大家集合一處，全是席地而坐，崔芳林把山邊所看到的情形，和山頭上所有的陳尸慘狀，說了一番，然後向這班人道：「我們現在暫時逃得活命，匿居這裏，我們是不想這麼冤冤枉枉的死，還想爲我們釜山一帶慘死的人，算這筆血債，不過這不是一句空話，我們得先問問我們有什麼力量，現在我們只有那一支槍幾十粒子彈，能作些什麼，老朋友們，一個個既然自認不是老邁年殘，不願意這麼忍辱偷生下去，想幹一下子，那麼現在我們就要先培起我們的力量來，這是事實，必須作到的，但是這種力量，要往那裏去取，我崔芳林認爲現在軍事正在緊急之時，這個蒲岩雖則是死地，可是圍着蒲岩四週，全有公路，是一個交通最要緊的地方，現在他們在明面

上雖則隻字不提，在釜山是建立龐大的軍需倉庫，所有釜山邊上被捕去是多少壯丁，一個人決不肯再放出來，我們是緊守在這裏一帶的土著，他這種行動，瞞不過我們去，大約關東軍的軍需給養完全要從這個地方運輸補給，所以他對付我們這班弱小的百姓這麼殘酷，大致是這樣，但是詳細的情形我們知道不清楚，咱們把這附近一帶的地方全弄清楚，就利用蒲岩東西山一帶，我們佈置好了，等機會，只要他們走單了的，人少時，雖然他們全有武器，一兩個人，我們一樣暗算他，收拾他，我們能夠有六七條槍，幾百顆子彈，我們可就放開了手，離開蒲岩也敢行動，一面我們設法調查，釜山一帶的情形，這種事，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我們只要下苦心，終歸會有辦法，因為我們被驅逐時，已經就是上千名的壯丁，完全被抓走，蒲岩二次搜索，僅剩了眼前被屠殺和活下來的有限男人，這些人被抓去，決不會離開釜山一帶，試問這些人，那一個甘心忍受，不過是無力抵抗，我們在這班人身上很能找機會，你們想是不是？」

五 策劃奇襲

蒲劍山，金成水，全點點頭道：「你這個話很對，不錯，我們很有些地方能找機會，能想辦法，只我們眼前這幾個人，親朋戚友，至近的鄉隣，各人的骨肉，就有多少

人被抓了去，不過現在他是不論年歲了，只要你走走路，有兩隻手，他就全拿刺刀威脅着你，叫你去操作，我們這些人，這時雖逃出他們手來，那時被他們看見，仍然是抓進去，釜山一帶無法去，這種事尤其不是夜間能辦的，他這種地方，哨戒的多麼嚴厲可想而知，你連釜山邊子全走不進，就得被槍打死，現在我們的命，不如他養的一隻狗，芳林，你想，有什麼法子可以探查他們實況。」崔芳林哼了一聲，此時小林，小楓，小滄，龍子，他們成了好伙伴，此時也坐在一旁，因為是說重要事，他們也不敢隨便說話，雖則這麼隱秘的地方，照樣的要十分留着神，一邊說着話，還得注意着四週的動靜，不時的打發人，圍着樹林子邊轉一週。

崔芳林這時哼了一聲，兩眼往這四個小弟兄身上看了一下，向金成水道：「到釜山去祕查情況這件事，我認爲叫這四個孩子賣賣命。」小林小楓等一聽崔芳林這個話，他們張口就要答允，崔芳林向他們擺擺手道：「你們先不要響，這不是告奮勇的事，等我把這個計劃從長計議一下。」小弟兄全不敢開口，可是全瞪着眼睛看着崔芳林。

金成水忍不住說道：「芳林哥，你要慎重一下，這幾個孩子雖則全有胆量，懂得事，究竟他們年歲小，沒有經驗，凡是他們真軍駐紮之地，到處是散佈開一班喪心病狂的奸人們，甘心作他們爪牙，行動上稍一疎忽，不只於他們白送了命，恐怕我們也要弄

個同歸於盡。」

崔芳林道：「你放心，我不會作那種冒昧事，不計劃好了，他們自己不能夠說出個道理來，決不會叫他們去，可是我盤算了一天，這件事只有他們能作得下來，眼前我們這二十多人，只有叫他們去才能夠有希望，危險少，可是你們別忘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什麼地步，我們活着是朝不保夕，冒什麼危險，也得勇往直前幹下去，我的話已經說在頭裏，我們因為不甘心作無味的犧牲，才這麼幹下去，危險是不能避免，我們往後一切的事，全要從危險中渡過去，這件事我還是決意的這麼作，方才我所說的情形，我們就是在蒲岩一帶徼倖的得幾次手，依然沒有多大用處，我們能殺他幾個換回多少血來，在這一帶只要有較大的動作，可就毀了，我們立時，就不能在蒲岩呆下去，所以眼前的事，我們要盡所有的力量，想盡了方法來算計他們，我們決不能有一處露了空，釜山一帶的事，不是急切下手，我們現在手底下還缺少許多重要的東西，也得慢慢的想辦法，要緊的是我們能夠得到了線索，知道了他那一帶實在的情況，關裏軍事上如何的嚴祕，可是大量的軍需物資他無法掩蔽，何況他還要利用人力，更兼這是朝鮮國，他們尤其容易露空。」

金成水道：「這件事，可是你拿主意，我決不主張。」小林這時却往前湊了湊，向

崔芳林道：「爹爹，現在你許我說幾句話麼？」崔芳林道：「可以。」小林向金成水道：「金叔叔，你是替我們担心，我們年歲小，容易誤事，金叔叔，你放心，今天在東山頭眼中所看到一個個死在山道上，燒死在山邊，那麼多的人，死得那麼慘，我們還有什麼不明白，現在到釜山去探查情況，我沒有別的本領，說什麼我也不會被他們捉到，現在不只於我們金村一帶所有的村莊被毀，沒有用的人，全被驅逐，附近一帶數十里內全是一樣，到處全是逃難的人，他那個地方雖緊，但是也不能把人全殺盡了，不會斷絕人烟，我們要小心些，謹慎些，總能找得到機會，我們藏在那一處難民裏，也能在他釜山邊子上走兩遭。」

金成水道：「小林，你不要看那麼容易，你年歲雖小，生得身軀健壯，叫他們望到你的影子，就會把你抓了去。」小林道：「金叔叔，你等着，我去的時候，叫你看看我還是這個樣子不是，有一點不像，我就聽你的話不去冒險，不給你們惹事，一個又窮又病的孩子，不會注意的。」金成水聽了小林這個話，心中一動，知道這個孩子頗有心機，自己想了一下，又仔細端詳了這幾個孩子一番，身量略高的只要改扮一下，倒情實能掩飾得下去，遂點點頭道：「不是金叔叔胆小怕事，這件事關係重大，總要計劃得十拿九穩，才許你們行動，連在蒲岩一帶，也要十分謹慎才好。」崔芳林却正顏厲色的向

小林等這小弟兄四人說道：「這件事，我拿定主意叫你們去作，至於如何偵查，我們所要知道的是什麼，你們應該走那條路，見了什麼人，應該說什麼話，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不過最要緊的話你們要知道，一旦打發你們到釜山去，你們送了小命，死的是四個人，這裏還有這二十多人，也算是陪了葬，孩子們，死的不是二十多人，蒲岩山頭一帶，連山邊槍殺燒死，好幾百條屈死鬼，全放在你們四個人身上，事情的輕重，孩子們，自己要忖量一下，這筆血債能討不能討，完全在你們身上，此時我不便多囑咐你們，最後幾句，要仔細的想上幾十遍。」

小林，小楓，小滄，龍子全點點頭，龍子說道：「崔叔叔，你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無論到了什麼時候，不會忘了，現在只要閉上眼，就看到一堆血跡模糊的尸體，我們難道還不知道事情的輕重麼！」申志宏一旁說道：「好孩子，這個話說得很對，你崔叔叔所安排的辦法，不是一時半時能作到的，眼前的事，我們一件還沒作了，在這個時候，只要用不着你們的時候，趁着這樹林子和後山一帶沒有人烟，你們下決心的自己鍛鍊自己，多麼險的地方，多麼高的地方，要想法子揉來縱去，力氣是一天比一天會增加，你們到時候，自會知道有極大的用處，叔叔說的話，看看不凡，到了緊要關頭，就許能救了你的小命。」

蒲劍山，池野木等全點點頭，認爲申志宏這種話很重要，因爲現在每個人全走上極危險的道路，隨時全有死的威脅，這麼告訴他，正是爲得叫他們練胆量，臨到真個行動時，不胆怯，這是很要緊的事，小弟兄們點點頭答應着，崔芳林道：「天亮後我們這些人，除去留在林中，守護我們的糧台，和照顧的人，其餘的人，我們全要各自收拾一下，分成了四撥，順着蒲岩兩邊山邊一帶，往南北仔細的查看下去，誰看好了那個地方最好，離着公路要近，還容易掩蔽形跡，能進能退，把他記下來，或是畫下來，咱們把地勢全相度好了，然後再分派人等機會，俟隙下手，這些事是不能預定，要看當時的情況，要緊的無論如何在緊急情況下可不要把敵人反引進山來，寧可犧牲自己，也得照顧着我們所有的人，彼此全是一樣，這種事我崔芳林不用囑咐，我多說了，反顯得不信任弟兄了，就這樣辦，地勢全查看明白了，我們就算開始行動，真個一動手就落個全部覆滅，那也無可如何，好在我知道的清楚，誰心裏也明白，我們活一天，算是在世上多便宜一天，這麼打算，也就無所怕懼了。」

威銅堅哼了一聲道：「芳林，話不用說下去了，就這樣辦吧，咱們留出一人來，警戒着樹林子四週，大家隨便的歇息，緩足了精神，天亮後好分頭去辦事。」崔芳林他對於所得的那桿槍和子彈，倒是隨時的放在身旁，可是時時的囑咐，一個人在照顧着這十

一個有年歲的人，一多半能使用這種傢伙，崔芳林可是堅囑大家：「我們在這裏倘若被人發覺，我們不到不得已時，可不准使用，我們開了槍，也就是我們全部覆滅的時候。」大家全答應着他這個話，因為在情理上，這種東西只要一用，這個地方就算完了，隨時的警戒着，有什麼變故，還不容易躲避，可以逃得開。這一夜，他們是分班在樹林子外巡查瞭望。

威銅堅那口鋒利的刀可有了用，在這裏仗着這口刀得了極大的幫助，現在沒有別的傢伙，每人手裏全有一條堅硬稱手的木棍，一夜間安然無事，天亮後，只留下李誠樸，鄭匯泉，照顧着傷痕沒好的金達元，安庸生，安惜貞腿也沒好，這幾個姑娘不叫他們出去，留在樹林子內警戒，崔芳林等這班人，帶着小林等分成了四撥，因為東山一帶是決不能去了，那裏離開公路，總有一里多地遠，所以全順着蒲岩兩邊，往南往北地勢大。

這裏雖不是大山，可是綿延也有二三十里，並且靠西山一帶很險峻，大家分散開，到了山邊附近，兩撥是往北溜下去，兩撥往南，到處是查勘上下的道路，跟山下邊的形勢，那裏能夠隱藏人，那裏能夠上下，附近有什麼障礙，這四撥人是很詳細的互相商量着計劃着，整整一天的工夫，全是餓着肚子只在山邊山溝內找些積水喝，直到太陽落下

去，按着預定的地點，才相繼的退回來，因為是勘查地勢，形跡上十分嚴祕，安然回轉樹林中，玉貞嫂等早給他們燒好了飯，燒好了水，大家飢渴交加，先進了飲食，現在就仗着這幾天是有月亮的時候，雖則在小溝內得來一個電筒也不敢用，並且預備着到了重要關頭時，或許能利用他，等到月光上來，大家已在互相談着個人所看到的地方，每一撥人，倒是全很仔細的把所勘查極好的地方已經全畫下來，把那一帶山邊的形勢和附近的標記，全記清楚了。

彼此一商量之下，雖則二三十里的山邊，但是能利用的只有兩處，是極穩妥，極得勢的地方，有多少人也容易隱藏，一處是金成水領着的一隊人所找到的，順着西邊那條小山道往南走，出去六七里，那一段山形往裏彎轉，靠山邊還盡是樹木，並且有一處水池子，在靠水池子不遠，有兩間小木屋，他們是沒敢到下面去，張望了有一小時的工夫，竟沒看見有人出入，這兩間房子，我看着很有用處，大約是房子裏的人，已經逃走了，我們可以把他佔據了，在我們動手時有極大的掩護。

崔芳林聽了點點頭道：「明天我們把所找到的地方，交換着看一下，我在北山頭那邊也找到一處，因為那個地方離着公路只有兩三丈遠，並且沿着山邊盡是樹，更發現偏着公路的西邊有一片土崗，生着些野樹，地方是荒涼異常，靠那邊還有兩處已被燒毀了

的村落廢墟，一處處破牆頭子沒燒完的房屋，那種地方我們臨時若有行動，極容易把敵人引誘得變了方向，靠蒲岩山這邊在山坡上兩三丈高的地方，更發現一條小道，大約是一二年沒有人走了，已經被生出來的荒草，把這條小道掩蔽，在那種地方倘若動上手時，我們的人往這條小山道退下來，在貼近山坡的一段只要走時不露出痕跡來，外人絕不會看出有往山上走的道路，這種天然留下來的地方，絕不是人工所能隨便安排的。金成水等十分高興認為所發現的這個所在，全是極好的地方，當時決定第二天這些人同去查看一下，因為第二次去已經有了目的地，不用過分耽擱時候，可以早早地查勘明白。

現在這幾個受傷的人，雖是他們這種不方便的地方，無法治療，可是他們傷痕不太重，全漸漸地恢復了健康，安惜真的腿也好了，不過是走路還不十分利落，他們這般人此時全堅定了意志，不像先前那麼忍辱偷生，現在他們完全要振作起勇氣來，奮鬥下去，所以他們雖則處在這種艱難困苦的地方，全不放在心上，要憑自己的力量克服眼前的困難，現在雖則搭了這點草篷子，但是跟露宿風棲又差不了多少，可是連男帶女口中就沒有一個說出一個不便來，他們在決定了所走的道路，大家的心情反到安靜下來，夜間仍然是分班派人在樹林子四週巡查瞭望，夜間安然無事。

第二天天亮之後，崔芳林，申志宏，金成水等一班人仍然帶着小林小楓等先撲奔北

山，先查看崔芳林所發現的那個地方，離着樹林子西邊這一帶相隔可有六七里，好在今天去，在山道上沒有耽擱，一直的撲奔北山頭，這種地方是全沒有地名，因為崔芳林等只知道這一帶山頭叫蒲岩，現在凡是靠近公路的地方，完全沒有人了，凡是他們行軍重要的道路，不准有居民，連附近的小村莊全被燒毀，這就是他們侵略戰爭，給百姓們帶來的災害，現在只好自己定出名目來，爲是叫着便利，把崔芳林那發現的這個地方，叫作北下道。

他們這十九個人一直的到了北下道的山坡上，先向下張望一下，現在山道下面，除去剛過去的兩輛軍用卡車，再也看不到人影子，崔芳林開頭順着山頭往下走，果然這個地方很好，雖則山形陡峭，可是這條羊腸小道，隨着山勢盤旋曲折，從上面往下走，腳底下十分得力，只有上面野草生得太多，這條小道不是到了近前絕看不見，崔芳林招呼大家腳底下放輕着點，別把上面的野草全踩倒了，保留着原有的形狀，順着這條小山道盤旋的走下來，也就是二十多丈高，到了山坡的下面，崔芳林指揮着大家全往兩邊散開，叫大家注意着眼前的情形，貼着山坡前一排排的小樹，枝葉濃密，在公路那邊往這邊看絕找不出上山的道路。

此時大家全散在四週，仔細注意着道路的形勢，由南往北來，經過這個北下道，往

北去是斜着向西灣轉過去，向西是一片較矮的斜坡，這裏是貼近山邊，公路上是土石鋪墊，道是很平，不過往西拐下去，這個大斜坡，比眼前這一段是矮下去丈餘，往西望去，地勢一段比一段的低凹，離着公路不遠，就是一片村莊，現在完全被燒毀，可是原有村莊的遺址，還看得出來，有許多處房屋，還沒倒下去，不過全是殘破不堪，有的僅剩房屋的木架子，有的僅剩兩面牆，這片村莊先前人家大約還不少，並且靠村莊附近還有許多果木林子，很大的農田，看起來他們現在對付朝鮮這些窮苦的農民們，連半分惻隱之心都沒有了，只要是他軍事的需要，他就絕不管你生死，這又是多少人被毀，這一帶的田地園林完全荒廢下來。

崔芳林招呼着申志宏，跟金成水，池野木道：「我們到對面去看看，其餘的人，趕緊把身形隱藏起，提防着公路的這邊有軍用的卡車經過。」李誠樸一旁說道：「你們越過公路可太危險，不要被他們發覺了，一個逃躲不開，可就毀了！」申志宏道：「不要緊，南北兩邊路上縱然有卡車或是騎兵出現，遠遠就能看得見，我們越過這段公路去就有掩蔽的地方。」李誠樸道：「總是小心爲是。」金成水等答應着，全把身形俯下去，順着公路緊緊穿緊跑下去。

六 深宵怪影

這段公路不寬，很快的到了對面，崔芳林，申志宏，已經向一排果木林子中緊跑了一程，金成水池野木也跟了過去，果然這邊已經看不到他四個人的行跡，崔芳林等順着前面這片村落的廢墟轉過來，指點着眼前的情形，叫大家看果然這裏也是照樣的遭到殺害，這種情形被燒毀的時日似乎很多了，這是他們開闢公路辦的事，可是在這廢村落前，發現許多處埋着死人的地方，地上一堆堆的黑紫色的血跡，已經全風乾了，崔芳林指着面前這一帶向申志宏等說道：「你們看，這是多好的地方，我們一旦在這公路附近動上手，只要稍一引誘就可以轉移了他的追捕目標，他一定認為這是我們逃走的地方，事情固然是不能預定，就是當時我們收拾的人，完全落在我們手中，不被他逃開，我們也得故意的在這一帶佈置些可疑的跡象，事後他們總要派人調查，也叫他看成這個廢村落是我們逃走的方向，你們看可好麼？」金成水等全認為這是極好的地方，這種地方利用起來，在真個行動時有極大的便利。不敢儘是在這裏耽擱，從小村子西邊轉過去，往遠處看了一下，那邊還有一道很窄的水道，是從前灌田用的，現在也作廢了，大家把這一帶的形勢全看清楚，立刻退回來，全走進山坡下的樹林內。

申志宏向崔芳林道：「這個地方，我想由我留幾個人担任，不過得找機會，真個的得碰我們的命運，現在我們的力量單薄，經過公路的人多了，我們絕不能動手，現在我們更不是打算來破壞他的交通，所以只能等機會，看到他們人走單了時動手，我想這種地方，在高的地方只要留下一個人，瞭望着，公路上有三兩個人，我們也敢下手收拾他，下手的方法不能預定，只在當時隨機應變，看情形動手，我們現在彼此要定規好了，總要想法子不要叫他開了槍，我們就可以免去危險了。」

崔芳林道：「好！這個地方就歸你領頭担任，回頭我們再分配人數，咱們趕緊奔，南山頭那邊，那個地方咱們暫時定名為南柳坡」。說話間大家仍然順着山坡往上走，把那條小道始終保留着，預備在情勢緊急時，作逃走的道路，一同翻上山頭，仍然各自隱蔽着身軀，順着山頭上緊往南走下來，離着金成水所發現的那個地方，足有十幾里遠了，走了有兩小時從山頭邊已然看到南柳坡那一帶的樹林，金成水指點着向崔芳林道：「你看這一帶的形勢怎樣，也是個很好的地方吧？」

崔芳林順着山頭往南望去，只見順着這條公路，往南出去，也就是半里多地，又有一個大灣轉，他是順着這一帶的山形，往東灣下去，往遠處看，被全一片田野中濃密的樹林子擋住，順着脚下往下面望去，這一帶往裏縮進來，如同弓形，就在緊靠山根底

下，一片柳樹，長得很整齊，有兩間木頭房子，是緊貼着山根下柳樹的後面，比公路那邊高一兩丈，再往南去有一片水池子，果然這裏靜悄悄看不到人影。

此時小林找了一塊石頭子，他用力的向那木房子後投去，這塊石頭落在下面，「吧」的一聲，聲音很大，可是石塊打下去，木房子內依然沒有一點動靜，這可已經判明下面是沒有人了，金成水向大家一揮手道：「下去！到要看明了下面的情形，這兩間木房子對我們有極大的用處，我們在高處可得留兩個人瞭望着，現在我們往下面去，更得隨時注意着，山坡上的形勢，這種地方我們是先得預備好了退路，我們隨時得往上面逃。」說話間立刻從上面翻下來，這一段雖沒有正式的道路，可是到處有高低不平的石塊，還容易上下，金成水等首先到了山根底下，小林龍子全跟了下來，他倆個年歲小，身形輕，他們很快的已經竄到這兩間木屋的後面，現在朝鮮境內一切的事全是日本化了，這兩間房子的建築完全是日本房子的形式，房子極矮，小林往上一竄，抓住了後面的窗口，窗口上的紙早全破了，往裏一看，屋中的陳設，東倒西歪，碗壺等摔了一地，小林看的是偏着北邊，這兩間屋子是隔斷開，在門口內草鋪上倒着一個老婦人的尸體，一堆血，把門口一帶全染得黑紫，小林趕緊跳下來，崔芳林等很担心小林這種舉動冒昧，金成水可知道準是沒有人了，石頭塊砸下來那麼大的聲音，始終沒有動靜，所以放開胆量

全湊過來。

小林扭着頭道：「屋裏有死人，咱們快轉過去看看。」崔芳林道：「大家可別放大意了，千萬注意着公路上，耳中聽着點，有卡車或是騎兵過來，可趕緊躲。」說話間全矮着身軀順着木頭房子兩邊轉過來，全是十分注意着兩邊的道路上，很快的全走進房子內。

這個老婦人，正正的擋着門口裏邊，死得是很久，看情形他是面向外往外跑，被槍打中了前胸致命處，地上的血跡，至少經過一兩天，尸身全有些腐臭的氣味，衆人把口鼻堵住了，見屋中凌亂的情形，似乎經過爭鬥被砸翻了的，檢點這兩間屋內的情形，這家人似乎不很窮，他屋中還存着些食糧，衣服等也全是乾乾淨淨，更發現許多是年輕人所穿的衣服，這種情形，大致的可以料想，這家也有男人，一定是被捕走了，老婦人和他們掙扎，被槍打死，靠裏間幾個盛衣物的小櫥子全打開，衣服全散亂在地上。

崔芳林向金成水道：「死尸沒人收殮掩埋，這家人是沒有人了，我們現在既打算利用他這裏，索性把這個老婦人的尸體弄出去，在後邊山根底下掩埋了，回頭咱們商量一下，誰在這裏佔上這兩間屋子，作爲我們掩護之地，現在一切事情還沒就緒，略微把他屋中零亂的東西收拾一下。」小林這時從屋中出去，他順着木屋房轉了一週，竟發現了

幾件農具，更斷定了這家人是弄果木園子的，這些東西，他們現在十分需要，崔芳林分出一半人來，順着山坡邊，瞭望着公路兩邊，這裏是一齊動手，靠山根底下，砂石浮動的地方容易刨，眨眼的工夫，掘出了坑來，把這個老婦人尸體搭出去，掩埋好，崔芳林道：「我們別在這裏停留，現在我們這班人，誰也不宜在此地露面，咱們趕緊回山，好在事情已經算決定，就利用南柳坡，北下道這兩處作爲補充實力的所在，把這裏幾件重要的東西，自己能用的帶走，悄悄的翻上山頭，順着原來的道路，回到樹林子內。」

事情總算順手，金達元安庸坐他們二人的傷越發好得多了，早在樹林子邊山坡那裏等待着，安惜貞腿上的傷也能行動了，不過扶着一個木杖，大約再有三兩天也就完全好了，此時他們全坐在樹林邊，大樹擋着身軀，跟崔靜子，玉貞嫂，那一齊的編着草鞋，此時大家安然歸來，一齊回轉樹林子內，在晚間彼此一計議下，南柳坡那間木房子，這十個有年歲的人，完全不能明着在那裏停留，他們抓伏抓得這麼厲害，只要被他們看到決脫不過，這種陌生的房子，更住在這麼荒涼的地方，房子的本身，算沒有人了，現在最好是打發兩個女人，到那裏把那間房子佔了，只要謹慎一些，還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現在他們是最注意的是壯丁，和年歲長成的少年們，以及還能操作的男人們，這條

公路是一個要緊的地方，若是派女人去，在這裏行動上謹慎些，並且自己的人又是利用這個地方，常川的派人伏守山邊一帶，也是可以保護去的人。

這時崔靜子跟金容湄李淑雲全告奮勇，願意到山下去可以隨時偵查公路的動靜，策應自己人的行動，崔芳林却搖搖頭，認為這幾個年歲太輕的姑娘，不大相宜，現在這朝鮮境內，你所聽到的，什麼無法無天的行爲，他們全作得出來，還是年歲略微大一些的好，並且去時把那兩間屋子破壞一下，不叫他那麼整齊。

這時玉貞嫂，跟一個金村街鄰的姐妹，叫李雲嫂的，比他年歲還大，已經四旬左右，身軀很健壯，一家的遭遇，也是奇慘，自己的丈夫，和小叔子一個十七歲的兒子，完全被抓去，家也被毀了，在這次縱火焚燒村莊時，同逃出來，現在他和玉貞嫂堅決要求由他二人到山邊木房子去住，卽或是遇到了事故，他們自能隨機應變的應付，無論如何不能把南柳坡整個的事情帶累個一敗塗地，當時斟酌情形之下，這班人中，只有他二人住最適宜，並且朴劍山也是慨然的願意叫他兒媳去擔當這件事。

崔芳林跟申志宏等大家計議了一番，更教導他姐兩個一番話，好在出發時是同時走，他們姐兩個在那裏落住腳，往南柳坡去的人，也就隨時安置好，崔靜子等却十分不快，總認爲爹爹輕視他們姐妹，怕死貪生，沒有勇氣，申志宏因爲他們不住的低聲爭

辯，冷笑着道：「靜子，你們姐幾個忙什麼，事情才是開始，你們不認頭自己是一個女孩子，不如我們，不要緊，稍微等待些日子，我們實力充足了，到那時候，我們很有些事可作，我們全部的事情，你們也知道的清楚，我們現在是同生共死，只要到了時候，或者全能如了願，好姑娘，等着吧。」崔靜子等這才不敢再多說。

崔芳林更安排好到天一亮時由金成水跟申志宏朴劍山鄭匯泉帶着小林小楓六個人奔北下道，事情是決不能定准什麼時候有機會，也許三天五天，也許十天八天就作不下來，這可不是着急的事，必需看對了機會，自己有十二分的把握才許動手，南柳坡，由崔芳林，李誠樸，咸銅堅，池野木四個人帶着龍子小滄，專管這一邊，不過崔靜子跟金容淵，李淑雲他們也願意跟隨去，即或不能夠隨着動手，也可以在山頭一帶公路附近，替他們偵查瞭望，多一個人是多一個人的力量。

申志宏向崔芳林道：「芳林！你不用攔阻他們，叫他們每天跟隨去也好，將來他們也是要和我們一樣的行動，現在正好叫他們多吃些苦，歷練歷練，我們也得看看他們一切舉動上究竟如何，樹林這邊，我們根據地，由李宏達照顧着，好在受傷的人，也就全好了，還有這幾位嫂嫂，也很能幹事，他們幫着防守樹林子四週，這樣我們人就全分配開了。」崔芳林點點頭，現在天色不早，大家該安排歇息，由李宏達跟咸銅堅，兩個人

巡查樹林子東西兩面。

小林小楓，他們真是年歲輕精神好，整天的奔波在山頭，回來時不過躺在那歇息了一小時，立刻全跳起來，小林小楓兩個人也願意幫助守護樹林的南北兩端，這兩邊的地勢小，這片樹林子是東西面積小，南北極長，靠南頭那邊更有一道小山崗子，好像一段長牆似的，爬在上面能看出很遠去，附近能走的地方，全能照顧到，北邊是通着一段高低起伏的亂山頭，在樹林子前找一個高地方，也能全照顧到，小林小楓告訴小滄跟龍子，叫他們在後半月亮沉下去，再換一下子，也就天亮了，因為這件事很重要，絲毫不敢疏忽。

還算好，這幾天非常晴朗，他們算少受了許多罪，這些人們也就相繼的在這個矮棚子下，去歇息，現在因為在山頭上找來那些包裹衣服，更在這兩天砍來很多的乾草舖在石頭上，可以將就歇息。小林是守在樹林子南頭，這片山崗子上，這個孩子胆量也真夠大的了，雖則有星月之光，但是蒲碧東山邊死了那麼多的人，眼中所看到的凄慘情形，誠如他們所說，這種慘狀，簡直是印在腦子裏沒個忘了，現在好在每個人心中全存着一個自己也不知那時死，到了這種地步，也沒有可怕的了。

李宏達他在樹林子東邊，就是通着前山一帶身形依然不敢明現出來，順着樹林子邊

樹蔭下，來回的走着，由南到北，這是很長的一段路，不過眼中全照顧得到，順着南北兩頭拐過去，有他小弟兄兩人在瞭望着，靠樹林子兩邊，通後山一帶是咸銅堅，他也是照樣的順着高低不平的山坡走着，不過這邊可比較黑暗，非等到月亮往西沉下去，越過了這片樹林子，這一帶才有些光亮，來回已經走了兩趟，時候就很大了，這時月到中天，樹林子這邊比先前略微的亮了些，可是月光依然還照不到樹林子附近，往南去略遠的幾個高一些的山頭，反倒依稀可辨了。

此時咸銅堅是由北頭轉回來，往樹林子南頭輕着脚步溜過來，小林伏身在崗子上，他也在注意着這弟兄兩個，咸銅堅離着他還有十幾丈遠，小林突然從那邊高崗子上一滾，順着一片滿鋪着石頭砂子的高坡滾下來，很快，跳起來，用脚尖往前跳，順着樹林子西邊，緊往北一邊跑着，一邊把手攤在唇邊，噓噓的輕吹着，因為咸銅堅是緊貼着樹林子黑暗的地方，他看不見，咸銅堅可看到了他，一見小林這種動作，不由大驚，知道他是看到什麼了，要不然不致於這樣，慌張的往這邊跑。

咸銅堅趕緊腳底下也加快，忙的迎着小林，口中也噓噓的輕吹了兩聲，更低聲招呼：「小林，小林，你作什麼？我在這裏。」小林飛快的撲上前來，也在低聲說：「別響。」他話聲中已把咸銅堅的手腕子抓住，用很低的聲音說道：「你快跟我來，我看到

往南走的那片小山道上，似乎有黑影子晃了幾下，更聽得石頭塊不時的響，咱們趕緊招呼他們預備一下。」咸銅堅低聲向小林道：「你先別慌張，我先得看看情形。」說話間這爺兒倆個已經從這片小山崗子上走過來，全把身形俯下去，小林指點着，叫咸銅堅仔細往南看，可是這時目力所能看到的地方靜悄悄，任什麼沒有。

咸銅堅湊到小林耳邊說道：「怎麼？我什麼看不到，你別是看錯了吧？」小林道：「絕不會！我不能作這種大驚小怪的事。」剛說到這，小林一推咸銅堅：「你看，偏着西南那邊小樹底下是什麼？」咸銅堅仔細看去果然那邊有一條黑影子晃動，一點不差是一個人影子，不過離得太遠了，並且這人很快的向西邊一片小樹下隱去，這一來咸銅堅可害怕了，自己這般人隱匿在這裏，保不定日本軍部那邊就許得到了信息，派人搜索，其實咸銅堅這種想法完全錯了，真要是釜山那邊得到了信息，不會等到這時早已派人圍剿了，咸銅堅不敢再輕視，恰好李宏達從樹林子的東邊由北往南走過來，正到了小山崗子附近。

七 死裏逃生

咸銅堅趕忙輕着脚步從上面退下來，口中輕輕地吹着低微的口哨，李宏達已經聽見

他也緊往這邊跑過來，咸銅堅和他湊在一處附耳低聲告訴他：「現在小山崗南發現可疑的人，究竟是什麼人？離得遠也無法判明，你趕緊回樹林子報告，崔芳林他們要他立刻指揮行動。」

李宏達聽到意外的事發生，也是大驚失色，如飛的跑回去，咸銅堅這裏仍然翻上小山崗子，跟小林聚在一處，向南面仔細監視查看。那個李宏達他一口氣跑回樹林子，此時這般人可全睡着了，李宏達忙招呼：「芳林你快起來，樹林子南小山崗外，可發現可疑的人了，咸銅堅已在跟小林監視着，我們趕快去。」申志宏，崔芳林，金成水等全都起來，連玉貞嫂等全都被驚醒，本來這種地方真要是有人搜索到可真有點毀了，眼前這般人真要慌了起來。

崔芳林趕緊向大家招呼道：「不要亂！聽我吩咐。」看了看眼前這般人，跟着向李宏達道：「究竟發現來了幾個？」李宏達道：「情況不明，只看到一個人影子，離得很遠。」崔芳林道：「不要緊！我們現在的情形是絕對不能正式抵抗，他只要不是大隊入山，我們還能躲避。」跟着告訴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跟自己走，叫池野木鄭匯泉李宏達趕緊帶着他們眼前這些人把自己所有食糧包裹和幾件用具要完全移開，往樹林北退下去，情況不到十分緊急時不要往遠處走。崔芳林說話間把那桿槍跨在身上，金成水却

向朴劍山道：「你把你那把刀借給我用一下。」朴劍山立刻把那把鋒利的短刀遞給金成水，金成水把那把刀插在腰帶子上，樹林子裏立刻這十幾個忙亂開，把所存的食糧包裹全用木棍抬起來往北邊退下來，崔芳林帶着朴劍山申志宏金成水趕緊地從樹林子內輕着脚步飛奔正南，撲奔那座小山崗。

他們這裏稍有耽擱，可是咸銅堅小林伏在那裏沒有動靜，崔芳林等略微的放了心，情形若是不好，這時恐怕早已發作了，這四個人全是脚尖點地，一直地緊跑上小山崗，很快的全到咸銅堅小林的身邊，崔芳林趕緊在低聲問：「怎麼樣？」咸銅堅道：「事情怪！那邊始終沒有動靜。」

金成水一旁低聲說道：「不管他怎麼樣你們總得看個明白，芳林！咱們上。」崔芳林也認爲在這裏等待，不是辦法，萬一來人抄着樹林子往西轉過去，自己這裏却傻等下去，豈不誤事！向前面張望一下，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三個人說道：「我們順着小山崗子的西邊轉過去，從那片小樹林後撲過去，這裏仍然要把守着，因爲這裏地勢高，看得遠，東西南三面有什麼動靜，這裏完全能看到。」咸銅堅小林答應，看他們仍然守在這裏，崔芳林跟金成水等，順着小山崗子轉過去，全把身形俯下去，緊往西走出有二十多丈遠，到了斜坡下。

從這裏有一段較矮的山坡，順着山坡下黑暗的地方，往南去是正奔那片小樹林子後，這幾個人腳底下走的很快，眨眼間到了小樹林子的西邊，一片亂石堆前，這時幾個人全分散開，全是順着石坡往前爬着走，崔芳林摸了一個極小的石塊，向東打去，「吧！」的一聲輕響，可是前面依然沒有動靜，這四個人相隔全是沒有多遠，互相照顧着。

那桿槍是在崔芳林身上，金成水知道他作事慎重，不會冒昧動手，可是金成水，依然很快的竄到頭裏，不過現在自己這幾個人情形也很險，現在已經到了後半夜，月光已經轉向西邊，小樹林這一帶一兩丈內依稀可辨，自己這班人也得十分留神，金成水此時很快的到了一排山樹後，不過這一排樹可掩蔽不住身軀，全不敢挺身站起來，金成水這時已經發現，在樹林子前也就是文餘遠，地上似乎坐着一個人，他在低着頭兩手不住動着，金成水趕緊向身後跟過來的崔芳林申志宏，一揮手叫他們往前竄過來，崔芳林等也全到了金成水身邊。

金成水用手一指，黑影中那個人，崔芳林等全看見了，這個人此時正站起，他這一站起來正看清楚這個人肩膀上也揹着一桿槍，不過辨別不出他服裝像貌，看這情形他是已經往北移動，可是緊往小樹林底下湊過來，崔芳林此時看到附近絕沒有第二個人，他認為不能叫他再往北走下去，只有立時動手，崔芳林此時伸手把背上揹的槍摘下來，他

可是絕不想開槍，只要猛撲出去，把他威脅住不叫動，可是崔芳林還沒有向身邊的人打招呼，這個人却比他動作快。

申志宏從樹林子邊上猛一縱身竟是撲過去，因為這個人正往樹林子低下貼近，離得太近了，申志宏一撲出來，整到了這人的背後，雙臂已經把這個人連人帶槍抱住，申志宏這一竄出去，池野木，金成水，崔芳林他們往外竄，不差前後，申志宏把這個人抱住，連人已經滾在山坡上，可是這個人力氣很大，他猛一掙扎，申志宏究竟沒有他力氣大，已被這個人掙脫，他身軀往前一翻，往下摘他那桿槍，崔芳林，金成水，同時撲到，這個金成水手中已經把短刀撤下來，往前一撲，照着這人腿上就是一刀，這個人他將將地把槍從肩頭上撤下來，因為他們身軀還沒直立起來，總是不得力，此時他抓住槍，剛把槍口往起一仰，崔芳林已經撲到，用自己手中這桿槍「噹」的一下，砸在他槍桿上，口中在喝叱：「不許動！」這個人他此時腿被砍傷，槍被砸脫了手，往地上一坐，口中喊了聲：「生有處，死有地，你們動手吧！」

崔芳林一聽這個人發話，不止於是朝鮮人，這是釜山一帶的口音，不過可不敢稍微放大意了，用槍逼住了他，可是阻止住金成水不叫他再動手，崔芳林很嚴厲的問道：「你究竟是作什麼的？還不快給我講！」這個人抬起頭來向崔芳林道：「你可是金村

崔芳林叔叔，我是找你們來的。」這時金成水俯下身來仔細往這個人臉上看，不由哎呀一聲道：「原來是你！」趕情這正是成銅堅被抓走的兒子咸濟水，這真是想不到的事，趕忙把刀插在腰間，蹲下身來，伸手拉住咸濟水的胳膊道：「濟水，太對不住你了！我這一刀砍的很重吧！」

咸濟水忙說道：「金叔叔！不要緊。仗着我腿綳厚，受了些輕傷算不得什麼，不過我左腿有槍傷，還沒好。」崔芳林也趕緊地把槍放下，湊在他身邊說道：「濟水，你竟會逃出來，你怎麼就會知道我們在這裏？」咸濟水道：「我們被抓到釜山，整天被打着罵着作着苦工，抗不動的也要抗，拾不動的也要拾，那裏的老百姓死的太多了，現在那裏倉庫完全建築起來，整天有上萬的人，在刺刀下被他們殘酷的虐待着，每天却要死個十名廿名的，他管的那麼嚴厲，對待我們那麼殘忍，這些情形簡直也說不盡了，誰願意甘心忍受，所以我時時地想逃出來，但是機會太不容易找了，他一天比一天的用人多，最後抓進去那批老的少的竟被我遇到了鄉鄰們，知道咱們一般鄉鄰死的太多了，可是知道金叔叔們却逃進蒲岩山頭，我越發想機會逃出來，我們一共結合了四個人，在前天晚上把兩名放哨的的軍兵弄死，把他們的槍拿下了，越過電網壕溝往外逃，可是當時就死在電網上一個，我們三個人全是舊日的鄰居，帶着兩桿槍拚命的逃下來，可是很快的，

就被日軍發覺，他們竟追趕下來，同逃的伙伴全死在半路上，只有我一人，順着一條小河溝子滾下去，就這樣左腿上中了一槍，好在我會浮水，他們是疑心我已經淹死，沒有再追趕下來，我才順着釜山公路逃下來，我到了蒲岩邊這裏已經斷絕人煙，看到山邊被燒毀的地方真是叫人太痛心了，我知道金叔叔們既然留在蒲岩，這一帶往遠處走走不開，所以我決意進山，找尋叔叔們的下落，我們合在一處，也好爲死者報仇雪恨，只是進山來，在這一帶整轉了半夜，找不到叔叔們的下落，想不到我的形跡反被叔叔們發覺了，崔叔叔金叔叔，我父親還活着麼？」

崔芳林忙說道：「濟水，你能逃得活命，好極了！我們這裏正盼有你這樣人，給我們加厚了力量，你父親就在小山崗上。」咸濟水一聽自己的爹爹還活着，他立刻把腿上的傷疼全忘了，站了起來，把他的槍抓在手中，向崔芳林道：「崔叔叔你快帶我去看看我爹爹，我們爺兒兩個還能見個活面，真是我的幸運了，崔叔叔這裏還有什麼人？」崔芳林道：「一時也說不清，你跟着我到山崗子上，還有很多的人全在樹林中，咱們有話慢慢談。」

金成水一旁說道：「濟水，我扶着你走！」咸濟水道：「我不用你扶，我還走得。」他用槍托子點着地，可是腿有些跛了。崔芳林等全跟隨他身邊，照顧着他往小山

崗這邊走過來，池野木已經往頭裏跑過去，向咸銅堅報告，告訴他咸濟水逃回來了，咸銅堅崔芳林等全跑下小山崗，迎着他們。咸濟水遠遠看到爹爹，他撲上前來，把手中的槍，往山坡上一拋，抱住爹爹痛哭起來。咸銅堅也是老淚直流，崔芳林等一旁勸着道：「不要哭了！這兒太明顯，還是趕快回樹林子。」咸銅堅父子止住悲聲，小林龍子全十分高興，兩個人在一旁拉着咸濟水的胳膊，一半扶着，爲是和他說話，一同往回下來，咸銅堅真是悲喜交集，自己已經是沒有指望的，如今兒子竟能死裏逃生，父子二人，在蒲岩重相見，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因爲天也就快亮了，所有的人全隨着撤回來。

崔芳林向小林道：「你別盡是和你濟水哥胡纏，趕緊跑回去，向他們報告一聲，全退回來吧。」小林答應着，向前飛跑去，這班人回到樹林子內，李宏達等也得到小林的報告，知道平安無事，更得到一個意外的好幫助，還是帶着全份武器回來的，大家把抬走的食糧衣物用具，又全搬回來，仍然聚在樹林子當中，大家圍坐在草棚前，這裏邊有好幾個認識咸濟水的，認爲他這次能夠這麼脫身逃出來，真是難得，全在向前慰問着。

咸銅堅更惦着兒子腿上的傷，金成水也是十分抱歉的親自動手查看他傷勢，把腿篋給解下來，果然自己那一刀砍得不重，他那槍傷也是從腿肚子旁穿過去的，子彈沒留在腿上，傷勢不重，重給他紮裹一下，好在小伙子身軀健壯，這點傷一點不放在心上，崔

芳林這才問他釜山一帶的情形，咸濟水道：「他這個軍需倉庫，完全建築在釜山街市的西北，這個軍需倉庫，十分龐大，可是現在在明面上還是守着祕密，表面上只是一個駐軍的所在，只排着一個清野部隊的木牌子，不過事情却掩飾不住，每天從海岸那邊，和公路上常川總有百八十輛卡車在運輸着，軍需軍火，現在已經建築起來三座大倉庫，每天總有上萬人在操作着，那一天也得死個十個二十的，這還是守着我們眼皮底下所看得到的，至於他所儲存所運走全是什麼名目，像我們這班當苦力的，一點也看不到。」

崔芳林說道：「詳情你知道不知道不要緊，他這軍需倉庫的座落，和所佔的面積，附近一帶的形勢，你總能說得清楚了。」咸濟水道：「這些事我全能說得清楚，以及他守衛上的情形，軍需倉庫四週的地勢和防衛，我能夠詳細的畫出來。」崔芳林道：「很好，你這次能夠趕到蒲岩，跟我們集合一處，實是我們最大的幫助，你把精神養好，詳細的把那一帶的地勢全畫出來，我們早晚是要用他了。」崔芳林把自己這班人，從金村一帶逃難到這裏一連兩次遭到迫害終於落個大屠殺，現在只剩了眼前這些人了。我們鄉鄰父老連男帶女，能夠逃開蒲岩的，恐怕沒有多人，全死在這裏了，所以我們決意在這裏充足起力量來，要爲我們慘死的人復仇。崔芳林更把自己這班人計劃完全說與咸濟

水，咸濟水聽到這些叔叔伯伯們，居然能下了這種決心，要在蒲岩大幹一下，他不禁義憤填胸的，拍着胸口說道：「叔叔伯伯們，我咸濟水這次能夠把這條命逃出來，跟我老爹爹還見了活面，我越發的要追隨着叔叔伯伯們幹下去了，我自認還能作些事，腿上這點傷有三五天也就好了，芳林叔叔，你是不是有極大的打算，要大幹一下，用我們這班沒有力量的人，反要給他個沉重的打擊，對釜山那裏要作一番驚人的事業，叔叔伯伯們全是有年歲的人，還敢這麼幹，我咸濟水，願意擔當第一個賣命的。」

咸銅堅一旁說道：「濟水，你看看我們眼前這班人老的老，小的小，實力是一點沒有，這可不是我們只憑着不怕死能賣命能作得下來的，蒲岩山邊已經有上千人送了命，再死上上千上萬有什麼用，我們必須全盤計劃，不到十拿九穩有確實把握時，決不妄動，現在只有聽憑你芳林叔叔的指揮，利用蒲岩西山一帶，找機會加增我們的實力，現在對於不知底細的人，我們是決不敢隨便的結納，我們還需要許多東西，不是一時能辦到的，我們要堅苦的忍耐下去，照着預定的步驟去作，補充我們的武器彈藥，這是決不可缺少的東西，濟水你可不許妄自行動，一切事須聽幾位老人家的指示。」咸濟水點頭答應着，天光已經亮了，靜子等在樹林裏已經把飯燒好，更預備些乾糧出來，爲是出發時好攜帶身邊。現在是按着昨夜所定規程去作。

那個玉貞嫂，他們自己已經想了主意，跑出老遠去，找來許多槐花，煮了一鍋槐花水，熬到很濃時放冷了，玉貞嫂跟李雲嫂兩個人，全用這個水洗了臉，再散上些灰塵，立刻顯得面容憔悴，全帶着病容，連所穿的衣服也弄得極髒，頭上蒙起包頭來，玉貞嫂更拿了一條木杖，從樹林後轉出來，這一來連這班時時守在面前的人看着，他完全變了樣，簡直是一個久病的村婦，崔芳林等看着，點點頭道：「很好，這樣在那木頭房子裏停留下去，就是被他們看見時，也不會十分注意了。」他們更帶着兩個檢菜用的藤籃，自己每人一個小包裹放在籃子內。

崔芳林叫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鄭匯泉，帶着小林小楓連崔靜子跟了他們去奔北下道，到了那裏由金成水指揮佈置，事情是完全交給他了，可是咸濟水的槍和子彈，全交給金成水，叫他帶走，以防萬一，多這麼一份武器多一分力量，崔芳林帶着池野木李誠樸成銅堅小滄龍子跟李容淵李淑雲這全是在南柳坡一帶潛伏的人，玉貞嫂李玉嫂是一同去，他兩人是到那木房子去住，他們可以在公路一帶活動，留在這裏的李宏達，金達元，安庸生，咸濟水，跟安惜貞，還有他們同村的三位嫂嫂，這些人是照顧着自己，的食糧衣物，好在金達元等全能行動了，傷漸漸的好了，大家出發對於這裏也稍微放心。

八 兩路分兵

崔芳林他也是帶着槍，可是臨走時却向李宏達囑咐，我們這點食糧衣物，可是我們眼前這班人最要命的東西，不過你千萬的記住了，萬一臨時發生意外變故，全可以扔了逃走，你可千萬把得來那份軍裝帶在身上，我們有極大的用處。」李宏達道：「你不用囑咐，我把他隨時揣在身上。」崔芳林道：「怎樣安排任憑你，無論如何，你把這點東西給我保全住了。」崔芳林這個話也不用往底下細說，明明就是告訴李宏達，人可以犧牲了，這點東西要保全下去，因為不是一兩個人的生死真能利用上他時，這一身服裝就許換來千萬人的血債。李宏達向崔芳林揮揮手道：「你們走吧，我全明白。」金成水他們七個人先行趕奔北下道，那裏是離着遠些，崔芳林池野木等這十個人，一直的趕奔南柳坡。

一路上形跡十分謹慎着全散開，已經定規好了，分開走，到山邊集合，到了南柳坡的山邊全聚在一處，仍然是隱蔽着身軀先行往下面查看一下，下面沒有什麼來往的軍車，騎兵，崔芳林招呼着池野木道：「咱們二人先下去，把木房子再檢點一下，叫這些人仍然在上面等待。」崔芳林跟池野木順着山坡翻下去，到了下面先行查看木房子內仍然

是沒有人出入過，這兩人趕緊動手，把前面的門窗破壞了好幾處，弄成了凌亂不堪的情形，窗戶砸散了，反弄了些樹枝擋在窗口上，這樣看着這兩間木頭房子是已經被人搗毀過。

他們老弟兄在木房子後面向上面示意，叫玉貞嫂李雲嫂順着山坡爬下來，這姐兩個到了下面，崔芳林叫池野木在旁邊瞭望着，自己帶他們兩人到房中看了一下，玉貞嫂跟李雲嫂，仔細地把屋中查看一番，向崔芳林道：「你們只管走吧，這裏交給我們兩人，我們有工夫還要把他毀壞一下。」崔芳林和池野木，趕緊離開木屋。那個李雲嫂，他却毫不停留，提着一個籃子，順着山坡前水池子旁從南慢慢的轉過去，一邊走着，在山根底下找尋那能夠吃的野菜，崔芳林跟池野木早已隱身樹後，向山腰翻來，從後影看到這個李雲嫂的動作，崔芳林放了心，一點可疑的破綻沒有，完全是一個窮老無依，帶着病不能生活的村婦，自己趕緊和李誠樸咸銅堅在山坡上面略一計議，立刻分散開，連小滄龍子也告訴他們，順着山頭隱蔽着身形向南淌出去，叫他們緊把在公路彎轉之處瞭望着，他們現在這種辦法是毫無把握毫無指望，不能確定什麼時候有適宜的機會適宜的事。

頭一天，空在這裏守一天，任什麼動作也沒有，因為他們現在的舉動，並不是想來破壞交通，隨時隨地的打擊他輸送給養軍火，這種事是完全作不到，並且他們現在還沒

有別的地方可以隱匿，只有把蒲岩這裏暫作棲身之地，所以必須盡力的加着仔細，不看個十拿九穩，誰也不敢冒昧的下手，這種事可就困難了，因為不容易有那麼巧的機會，一連三四天的工夫，兩下裏，全是一樣，誰也沒找到下手的機會，留在樹林子的人，他們也不時的往山邊來。

咸濟水腿上的傷痕，也好多了，他每天總要往返照顧着，給他們這兩撥人送些飲食，直到第五天，北下道那邊，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鄭匯泉小林小楓，跟崔靜子，這七個人這幾天，全是強自忍耐着，這條公路上，每天是不斷的有隊伍，和運輸的卡車來往着，漫說是大撥的隊伍經過時，他們得嚴密藏起來，就是一兩輛卡車，四五名士兵他們也不敢動手，這種事是急也沒辦法。

這天正在中午之後，金成水是分配的這班人，一半在山坡這邊那條隱僻的小道附近潛伏着，鄭匯泉跟小楓，却叫他們越過公路，在往那片村落廢墟的邊上，樹林子內把守着，因為早已定規下，只要從這個地方經過，只要是一兩名軍兵，可要趁機下手，決不放過他，這時忽然有一輛大卡車，由南往北在疾馳着，這輛卡車，上面裝的是什麼看不出來，全有水龍布蓋着，車上面是四名軍兵，車已經如飛的從北下道這邊衝過去，帶得公路上沙石紛飛，塵土揚起多高來，前者已經敘述過，這個地方，越往北走是越矮，往

前出去不遠，是往西彎轉下去，隨着山勢得轉一個大彎子，這輛卡車眨眼間已經拐過前面那個山彎，漸漸走遠了，聽不到什麼聲息，可是這時公路南邊又有一輛汽車過來，這輛車却是坐車，車中是一個軍官，車兩旁兩名揹着步槍的士兵，站在腳踏板上，一直的順着公路駛過來。

這時朴劍山遂向金成水打招呼道：「怎麼樣？這一輛轎車子，連開車的只有四個人，我們拚一下，怎麼樣？」金成水看到這種情形動不得，趕忙搖搖頭道：「不成，這種公路完全是軍運，我們又沒有事先破壞他道路，何況這一帶只要槍聲一起，附近二里內可聽得見，這分明跟前面大卡車是一路，不要動，忍耐着。」他們說話間，這輛車已經從南邊如飛駛過來，到了這片斜坡前，這輛車忽然猛力的震動一下，竟是停住。

車兩旁站立的兩名士兵立刻跳下來，那名司機的也是一身軍裝，臉上冒着汗，也是很快的從車上跳下來，這輛車突然出了毛病，司機的轉到車前，把前面車蓋打開，他在查看水箱子附近的機件，車裏坐的那名軍官，已經在探着身子向右邊的一名士兵問着話，他們全距離的太遠，說的話聽不見，但是臉上的神色看的清楚，那名軍官似乎發着怒，馬靴子在車裏，猛頓了兩下，那名士兵行着禮，轉過身去，竟把揹着的槍摘下來，似乎向那個司機的在催促着，叫他趕緊收拾，金成水，他對於這些事全十分清楚，車輛

中途出毛病是常有的事，但是這種車只要出來時，全經過詳細檢查，他們全是有極重要的任務，此時突然機件出毛病，就有可疑的情形，金成水向朴劍山申志宏一打手式，叫他們順着山坡掩蔽着身軀往下溜，更示意崔靜子，叫他爬到最高的地方，往公路南北瞭望着。

此時那個司機的，俯着身子，在車箱子裏面收拾着，可是那兩名士兵，已經在連續的向他怒罵着，他收拾了一下，跳上車去，試了一下，依然不能動，二次又跳下來，不住的抹着頭上汗，車中坐的那名軍官，竟也下了車，此時靠左面一名士兵，竟是口中罵着，用槍柄照着司機的膀上就是一下，打得那司機身上一撓，可是他還在陪着笑臉，口中不住辯別着。

此時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全到了山根底下，這時聽得那名軍官和兩個士兵全在暴怒的罵着那司機的，就在這剎那間，意外的事竟是發生，那名司機的他二次從車裏退出來，提着兩柄鐵扳子，此時那個軍官似乎怒極了，趕過來竟是照着司機的腿上就是一腳，口中在罵着，可是這司機猛然一翻身，這一鐵扳子整個的向這軍官的頭上砸去，他們萬也想不到司機的竟有這麼大膽子，敢行凶動手，一聲怪叫，這個軍官的頭頂已經開了花，身軀向後倒去。

這兩名士兵守在近前，也在一聲驚叫之下，他們當時想開槍却來不及，站的太近了，全在掄起槍來，向司機的身上砸，可是這個小伙子，手底下是真俐落，身軀也健壯，「叭」的一下，被右邊那名士兵的槍砸在肩膀上，他左手的一支鐵扳子也砍出來，這鐵扳子砍飛了，步槍砸在他肩膀，身軀晃了一下，可是他把槍筒抓住，右手的鐵扳子飛起，照着這名士兵頭上砸去，這名士兵一挺身，雖把腦袋閃開，順着他鋼盔邊上滑下去，砸在他肩膀上，他踉蹌往前撞，槍也撒了手，他帶着傷沒命的往南跑，口中在怪叫，可是另一名士兵，却緊往後退，他的槍已經拉了栓，跟着就是一連兩下子彈打出來。

這個司機的在他第二槍打出時，身軀晃了一下，也在怪叫着，仍然猛往前撲，金成水，跟朴劍山申志宏全到了山根下，離着公路是沒有多遠，一看到這種情形，還不動手等什麼，並且他已經連開了兩槍，情形是很危險了，金成水頭一個從小樹底下竄出去，那名士兵，他似乎也有些怕這名司機的凶猛了，他是猛往前邊退，可是扭着頭看看司機，金成水俯着身軀，斜往北一竄，自己這支槍掄起來，連人帶槍一塊落，叭咬一聲，砸個正着，這名士兵竟被砸的連喊全沒喊出來，倒在地上。

那邊的鄭匯泉小林小楓，也是守在公路的兩邊，眼前這種意外事發生，一望而知是

這個司機的安心下手，此時那一名帶傷的士兵，狂喊着往南逃，小林他腳底下快，頭一個他就從道邊子上緊竄出去，離着道邊子還有丈餘遠，俯着身軀，這名士兵只顧狂奔狂喊，他是不時的扭着頭，看那個司機的，小林已經越到他頭裏，猛從道邊子上竄出來，這條木棍用足了力，照着他兩腿上橫掃去，這一下子，這名士兵就滾在地上，後面的鄭匯泉小楓，也全竄出來，每人是一條棍子，只三四下，已經把這名士兵砸死。

崔芳林這時一現身，把那名士兵收拾了，口中却在喊着：「弟兄，你是朝鮮人麼？」因為這種舉動已經判明，此時這個司機的一看有人出現，金成水這種打扮，還帶着武器，這個司機的喘吁吁道：「好弟兄不錯，我是朝鮮人，你幫我的忙了，你們在那裏有根據地，我可沒地方去。」申志宏此時也趕到近前，拉住這名司機的道：「弟兄，你好大的胆子，可是你給我們惹了禍，現在可沒工夫細說，前面那輛卡車，是不是你們一路，這輛車不跟上去，這不是眼看着就有人回來麼，暫時逃命，隨我們先走。」

此時鄭匯泉小林小楓也全趕過來，這個司機的他的左肩頭，不只於被砸傷，槍也打傷了，順着胳膊流着血，他却哼了一聲：「我倒沒想活下去，可是現在我又願意活下去，前面那輛卡車是一路，不要緊，暫時他回不過來，這一帶公路盡有彎轉的地方，那輛車早已出去二十里，也是我們的人，你們就在蒲岩這裏麼，好，咱們現在賭命運，你

們有幾個人，幫着我動手，釜山那邊再來了軍車，那算我害了你們，到時候，你們只管逃走，沒有說廢話的時候，我們要趕緊預備，老朋友們！若是真容得我佈置好了，足可以蔽蔽一時，你們趕緊把那兩個死尸的槍械子彈全檢起來。」

金成水等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不過看這個人，他敢這麼幹，眼前一切的事，由他這麼作，因為時間匆促誰也不敢多說廢話了，這是在公路上，情形是太危險。由南北兩邊只要有軍部的人一到就算完了。此時崔芳林把兩桿步槍，先抓起來跑到公路邊，拋在樹林後，仰着頭向上面招呼道：「靜子！你趕緊往南，順着山頭上遠遠地張望着，有人有車過來時，可趕緊地打招呼。」更招呼小楓叫他腳底下加快，飛奔北邊公路的彎轉處，向北瞭望着。小楓也趕緊如飛而去。在崔芳林發語間，那個司機的他已經招呼着申志宏，朴劍山把兩名士兵的死尸全搭回來，把他們的身軀依然放在腳踏板邊，可是上半邊身子，全填進車窗內，死人搭在那裏，車就是動了，也摔不下來。

此時金成水已經如飛的跑過來，見那司機的正在搜索那名軍官身上所有的手槍子彈全給他下了，連他袋中的錢也給他取下來，零星的東西完全取出來放在自己的口袋中，扭頭向金成水道：「老朋友快着點幫忙，把這個東西搭上車去。」一邊往起搭着屍身，這個司機的向金成水道：「我簡單告訴你這輛車照樣的能行駛，沒有多大毛病，很快的

我就准把他開動，現在我們把他造成了撞車慘劇，事情弄得似是而非，我們把槍全帶走，這是最可疑的事，掩飾不下去，可是我這麼辦，完全作出來是我一個人幹的，變換着方向，給他們留的許多痕跡，叫他們看出來，我是從前面那片廢村落逃走的，對於蒲岩這邊，他就不致於再疑心了。」

說話間已經把這名軍官的屍體塞進車箱內，更招呼着申志宏，朴劍山，鄭匯泉，把公路上這幾片血跡，完全把他消滅了，連土沙全把他收走，拋在根底下，拋在樹林子背後，不致於被人發覺。現在大家知道，完全是跟死神掙扎的一刹那，所以誰的手底下也不敢稍有耽擱，很快的把這幾片血跡，弄淨了，此時這個司機的已經動手把這輛汽車的機件，故意破壞的地方，收拾好，這個司機向金成水等舉舉手道：「老朋友們！放心吧！現在我們就不怕了！」他跟着又看了看這兩個士兵屍體不致於摔下來，他跟着向金成水申志宏兩人道：「我這輛車一直的向北開出去，到了轉角附近，我要把馬力開足了，這輛車直向北邊山角撞去，還不能連車帶人弄個粉碎麼？」申志宏道：「那麼你不是一樣也要跟這輛車落個同歸於盡麼？」這個司機的道：「你放心！這點事我還能把他作好了。咱們分頭去作，你們認爲我不逃走的道路，多留下點跡象。」金成水跟申志宏這兩個入此時不約而同全作了同樣的打算，這要是在平時是可以笑出來，這老弟兄兩

人，竟是全伸手向司機的身上抓，一個把他衣服下襟撕下一塊來，一個把他的袖管撕下一塊，兩個人很快的用這兩塊破衣服，往那兩名士兵的屍身流血處蘸了一下，這個司機的他也不問，他明白這個意思，金成水向朴劍山鄭匯泉兩人招呼道：「你們哥兒兩個，一個把山邊的槍帶上山去，一個跟隨這輛車照顧一下，這弟兄跳車時萬一摔得重了，你也好幫他個忙。」更向這司機的道：「山彎那裏，那個孩子叫小楓，你要照顧他一下。」這個司機的點頭答應着很快的跳上車去。金成水申志宏順着公路邊一直的撲奔，這條公路的西北，因為這種事稍一疏忽，就容易就誤出事，佈置逃走人的跡象，必須配合好了，出事地方的情形，當時總得叫發覺的人，墜入五里霧中，雖有可疑，也不致被他發覺，自己這般人所隱匿的地方。

這時這輛汽車已經開動，金成水順着公路西邊的道邊子，緊跑下去，申志宏也認定了必須從靠着公路的東北這邊，斜着向西南散佈可疑的跡象，才可以蒙蔽他們，這時那輛汽車一直的向北衝去，不過走的還不太快，小楓正扒伏在北邊那個轉角處，向前面那段公路上張望着，此時他看到這輛車已經開過來，他也在站起來向這邊查看着，這輛車離着山轉角處，只有一二十丈遠了，車越發的慢了，這個司機的探着身子，向小楓招呼道：「小楓那邊怎麼樣？」小楓擺擺手，告訴他那邊沒有發現，這個司機的趕緊招呼往

回下退，這裏不用你了。小楓答應着橫穿着公路順着山彎前緊跑過來。

九 司機暴擊

可是這輛車此時機身略響，車後面連續冒出幾陣煙，車的速度，突然加快，同箭頭子一般向前竄去，那個司機的已經把舵輪扳正了，這輛車衝出去，是正對着迎面這片小山坡，就在這時，司機的突然從車箱子裏猛向外一跳，已經摔在公路邊，鄭匯泉他已經趕過來，可是就在這剎那間突然「轟」的一聲，這輛車整個的撞在了山坡上面，這種力量把這輛車撞成全部破碎，車上是不止於油槽內是十足的汽油，車後面還帶着中途補給的汽油，這一下全燃燒起來，此時那個司機的他這一下摔的不輕，車身往前走得那麼快，他就仗着年輕眼明手快，這麼猛力跳下來，身軀已經被帶得滾出老遠去，可是鄭匯泉趕到近前他已經挺身跳起，鄭匯泉忙向前攙扶他，見他肩頭兩臂全撞傷了，可是他依然向鄭匯泉道：「老朋友！這點傷不要緊！快着去看看，山邊的情形。」鄭匯泉跟隨他身後飛跑過來，只見這輛汽車撞的已全不成車形，上面的車箱完全散了，兩個士兵的屍體，也全被震出很遠，血跡模糊，那名軍官的屍身，現在成了火葬，汽油在燃燒着，眼前的情形，不用再細看了，這才一同轉身順着這個山坡前也是斜向公路的西南緊走着，

這個司機的把他頭上帶的帽子，向自己傷口流血處抹了兩下，拋在了公路邊上，正是斜奔西北的方向，在這時金成水申志宏他們到那廢村落一帶已經全把可疑的跡象散佈好，兩塊帶着血的破衣服，完全拋在那小村子的道邊上，更拋了一排子彈，更把貼近村四邊潮濕的地方，弄成一行很明顯的足跡，此時伏守在山頭上的崔靜子，他已經往南出去很遠，瞭望着從公路南邊過來的人，這時他忽然在山頭上，如飛的跑回來，他因為離得遠，發聲喊聽不見，他連續的從山頭上面，用石塊子向下打着，金成水申志宏也正從小村那邊翻回來，可是離着公路道邊子還有一段路，他們一再注意着，山頭上面，瞭望的崔靜子，金成水，朴劍山已然看見了崔靜子的動作，因為他在山坡的最高處，他是一邊緊跑着，還惦着張望着山坡下一帶，他一連兩次被拌倒，幾乎滾下山頭來，金成水趕忙的向這邊緊跑着，也向山頭這邊，舉着手打招呼。

此時崔靜子他順着一片較矮的地方，往下一滾，順着一片斜坡溜下來，這才招呼着退。「金叔叔你們快着點！南邊公路上可發現一隊騎兵，不久就可要到這邊了，招呼他們快着退。」金成水趕忙的向朴劍山申志宏打招呼，這時崔靜子却在高聲的招呼着，金成水再向靜子揮着手叫他趕緊退回去，這裏他們回身向鄭匯泉小楓，跟那個司機的打招呼，叫他們要趕快的退，不要再就攔，可是鄭匯泉跟那個司機的他們正走向公路下邊奔小村

子那個道口，這時聽到這邊的招呼，他們也知道公路的南邊也似乎發現有什麼動靜了，鄭匯泉向那個司機招呼着：「我們趕緊走。」更向小楓吩咐叫他先行到山邊退去，此時這個司機的走在道邊上走在前面，張望了一下，他向鄭匯泉道：「佈置得很好，這裏還短一點東西。」他立刻從口袋中摸出一把小刀，他用手握住了刀尖子，刀尖子這邊僅留出二分來，他突然向自己的左臂上，猛然刺進去，往下一劃，立刻劃了三四寸長的一道傷口，血立刻竄出來，他偏着身子把流下來的血，完全撒在他腳底下的濕土上面，很快的就是一片血跡，鄭匯泉看到他這種動作，真叫人可敬，這個司機的口中招呼着：「老朋友，幫一下忙，把傷口給我纏一下叫我走，血只能流在這個地方。」鄭匯泉知道他是怕往回下退時，臂上的血，流在公路當中，或是對面的山邊，於自己這班人退下去，十分不利，自己趕緊把一條手巾，給他纏在臂上，小楓已經頭裏跑過去，他們兩人趕緊往這邊退過來。

崔靜子那裏已經從山坡的半腰仍然翻到上面，這時他才低聲喊着，你們越快越好，馬隊可過來了，可是眼前這幾個已經全越過公路，腳底下全很小心，躲避着地上浮起的沙石，不叫他留下顯明的腳印，他們這時全到了山坡的下面，各自找到了隱藏身軀的地方，申志宏跟小林首先把得來的槍和子彈，全帶上山坡，金成永等也順着山坡往上爬，

鄭匯泉更時時的照顧着這個英勇的司機的，他們這種時候，真是一髮千鈞，險到萬分了，因為這時從公路的南邊可以看到的，已經發現四五匹馬，很快的向這邊跑過來，他們在這時已經全爬到上面去，現在可不急於逃走，倒要看看下面的情形了。

這一撥隊伍人數還不少，總有百十四牲口，還有十幾輛炮車，有廿多匹馬，駝着炮彈箱子，他們的隊伍一直的向北衝來，金成水等這般人，伏在山頂子上，全是注意着下面的情形，北邊轉角那裏，那輛汽車的殘骸，尚在冒着濃烟，因為車上的汽油多，連山坡邊長的野草跟小樹，全被燒着了，這撥隊伍，已經望到北山彎那邊的煙氣立刻有四五名騎兵，一抖繮繩「吧吧」的幾馬鞭子，這幾匹牲口如飛的向前面撲去，後面隊伍也發現前面的公路上發生意外，牲口也全緊往前跑着，頭裏跑過去的幾名騎兵，已經紛紛下馬，後面的大隊，也全停留住，有這騎兵隊的官佐們，他們也竄向前裏，他們已經發現汽車被撞焚燒，車上的人全死在眼前，可是這些軍官們一趕到，一查看情況，他們雖則不是一個部隊，不過出發的這位官佐，他們是知道是從釜山起身，當時就發現司機的逃走，士兵的槍枝子彈全沒有了，這時這一段公路，隊伍這一停頓下來，立刻前面擾亂起來，金成水朴劍山等帶着這個司機的已經上了山坡的最高處，申志宏，鄭匯泉跟崔靜子悄悄的順着山頭上面從北淌下去，他們直到了那個山彎轉角附近，伏身在上面，此時

這隊騎兵內的軍官們在查勘着，地上的血跡，十幾名兵士也散佈開，很快的他們就發現奔那荒廢小村落一帶，所遺留的血跡，和子彈帶血的布，有兩名軍官隨着往那邊勘查下去，把地上的東西全檢起來。

在這時，從北山彎那裏公路轉角處，突然來了一輛小型的軍用車，上面有一名官佐和兩名士兵，他們也到了山彎轉角處，一看這裏發生了事故，跟這騎兵隊的軍官們集合在一處，他們下面說話的聲音，相離太遠聽不清，看他們動作的情形，對於這件事上很認真，很嚴厲，立刻就派出一隊騎兵，順着村落的廢墟，往西搜索下去，仗着金成水等這次的事，時間上允許，收拾得乾淨，靠東邊這片山壁下，他們雖則也曾查看了一週，把這段彎轉的公路全搜尋到了，就沒有注意往山坡上搜索的，這是他已經認定了逃走的人，一直的奔小村那邊逃下去的。

這時幾個官佐們更聚在一處，他們更用紙筆記錄着，亂了很大的工夫，那一撥馬隊已經翻回來，他們是毫無所得，當時這隊騎兵，也是奉命出發，他們立刻齊隊，仍然順着公路往北走下去，那輛小型的汽車，留下一名士兵，看守着現場，他這輛車，一直的從南開下去。

在這時伏守在山頭上的金成水，已經問出這個司機的名叫崔日山，他是慶尙南道的

人，他本身的事現在無暇細講，金成水約略的把自己這班人的情況告訴他。

這個崔日山向金成水道：「老朋友，現在的情形可不敢斷定他們怎樣，他原本是釜山那邊憲兵隊的人，現在他奉令到滿洲國去，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在這裏下手，就沒有復仇的機會了，可是這個人很重要，他此次負有極重的任務，可惜他這些要緊的文件，我竟不知他叫什麼人帶去，前面開過去的那一座卡車，是軍餉，和些個重要的軍需品，這個人死在這，現在已經有人往南去，一定是到釜山那裏報告，並且死的尸身，沒有移走，你們現在救了我的命，但是我一個人活下去，不活下去沒有什麼關係，可要趕緊提防一下，這蒲岩一帶就許搜索到，這裏留下人，南柳坡那邊把人也完全散開，咱們順着山頭上下卡子，好在我們全在暗處，還容易窺查下面的舉動，因為我們佈置的自己隱覺着十分週密，但是也難免有露空的地方，最好是我們先預備退路，好在蒲岩這裏數十里的山頭，他就是對於這一帶疑心，也不會把全山包圍，我們總可以躲避一時，我聽老朋友們所說的情形，樹林子裏你們搭着矮棚，那是最不好的事，他們往返調查，需要很長的時間，一時尙不致於出什麼差錯，老朋友，你趕緊照着我的話預備一下才好，只要你們信任我，我是決意永久跟隨你們一起。」

金成水道：「你說的話很有道理，就這麼辦。」跟着叫朴劍山幫着，把這個崔日山

的傷痕，給他包紮一下，叫鄭匯泉跟崔靜子，仍然留在這裏，自己因爲南柳坡那邊，還不知道這邊的情況，應該向他們打個招呼，現在自己這班人中，添了這麼個有力人物，也應該叫他們全認識一下，因爲在這種地方，行動起來，不能時時聚合一處，全有走單了的可能，所以叫靜子鄭匯泉在這裏，倘若這邊有緊急的情形，兩個人可以分開報信，立時可以退下來，金成水，朴劍山，申志宏跟這個新伙伴崔日山一直的順着山頭往南奔狗南柳坡，打發小林小楓先趕回樹林子向他們打個招呼，告訴他們變故是沒有，只要預備一下，就是把身邊的東西全收拾起來，小林小楓順着山頭一直的撲奔樹林子。

這兩下全是很長的道，金成水等在山頭上面走出也就是一半路，小滄頭一個往南山頭那邊跑過來，池野木隨後也跟過來，他們也因爲今天大隊的騎兵從這條公路過，可是他這隊伍拉得很長，不停留的走過去，也就沒有多大工夫就過完了；趕到前面的大隊一停住，這種行軍無論在什麼地方，全是隨時警戒，後面的隊伍，就有幾匹牲口往回淌下去，他們隊伍一停留，放哨的立刻就出動，這一來，南柳坡伏守山頭的跟住在木房子內的玉貞嫂李雲嫂，他們全發現這種情況有可疑的情形，在下面的人過隊伍時，也得躲開公路老遠的，山頭上面可就注意行動，沒有拘束了，崔芳林他首先就打發龍子小滄順着山頭往北查看着放哨的騎兵是什麼原故，趕到他們出來一二里，已經發現大隊的騎兵散

佈在公路上，這種情形，分明是有什麼事故發生，趕到小滄龍子回去報告，崔芳林遂打發池野木帶着小滄趕奔北下道，查看自己這撥人，是否他們有什麼動作。

此時這爺兩個跟金成水等會合一處，一邊順山頭上走着，金成水報告，這邊出事大致的情形，和得來的東西，一同趕奔南柳坡的山頭，跟崔芳林等聚合一處，給這個新朋友崔日山全引見了一下，金成水更按着崔日山的意思，向崔芳林一商量，崔芳林認爲是應該這麼預備一下，他們懷疑搜山，是不能避免的事，崔芳林遂告訴成銅堅李誠樸，叫他二人仍然留守這裏，把龍子留在這，叫他得機會到山下面去，招呼玉貞嫂李雲嫂，看情形不好時，可以先退上山頭，或是避到野地裏，躲開他這次的搜索，自己帶着這班人得趕回去，因爲現在想到，事情是實有危險了，因爲這蒲岩山決不能離開，往別處去，全得出去很遠，一時間不易找到適宜的地方，可是樹林子那邊已經呆了這幾天，所留的跡象太多，全得消滅了，崔芳林所以要帶着大家全回到樹林那邊，先行佈置一下，無論如何要保持這根據地，李誠樸成銅堅答應着，崔芳林帶領着這班人，一直夠奔東山這片樹林子走來。

這個崔日山雖則身上被槍砸上，被子彈掃傷，胳膊上自己的劃上，可是他行動依然是一點不肯示弱，此時他好像是精神上十分愉快，細問起崔芳林等在蒲岩一帶的遭遇，

和留在樹林子那邊所有的人，崔芳林知道這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他敢這麼大胆的作，這種勇氣真叫人敬服，把自己這班釜山一帶逃難後所遭遇的情形以及山邊的大屠殺到現在自己這班人的打算，一字不隱瞞的完全告訴了這個崔日山，崔日山聽着咬牙切齒，痛恨的說道：「我們所遭所遇，大致的差不了什麼，反正是亡國奴，任人宰割，我們自己不爲自己好好打算一下，你想安生活下去是不易了，我崔日山到這次死裏逃生已經是第三次了，我一身所經歷的事，叫我想起來，現在只弄死他這幾個萬惡的東西們，解不了恨，我要繼續的作下去，流到最後一滴血，算是完。」他一邊走着更把自身遭遇，說了一番。

這個崔日山，他是慶尙南道一個很著名的鳳來村人，那裏是大片農田，可是崔日山，是貧農出身，弟兄三個跟父母全是終年在田裏耕作着，不過一家沒有吃閑飯的人，尙還能將就過活，但是好好的安生日子，不叫他們過了，自從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朝鮮全境，既是日本的工業礦山區，更是資源地，所以首先是朝鮮人的苦難當頭，各處沒有一片安淨土，全在日夜擾攘着，少壯沒有一個能逃開，他們這鳳來村是個很大的地方，漸漸弄成了人煙稀少，崔日山的兩個弟弟，崔東元，崔東山，首先被抓走。

崔日山也是逃不脫，只是他不像兩個弟弟那麼懦弱，他雖是一個貧農出身，但是他

頗有些心術，自己看定了不會安生再活下去了，當時雖則躲避開終會被抓進去，他遂乘着抓壯丁緊急的時候，拋棄下父母妻子，離開鳳來村，但是像他這種年歲，走到那裏也不會脫離得開，輾轉數月的工夫，他竟投入了東海邊一支游擊隊內，參加了他們活動，可是在這時他竟聽到他兩個弟弟一個是因爲沒法脫逃沒逃走，被他們槍殺，最小的崔東元弟弟，被送進炭礦，早晚是死在裏頭完事，崔日山越發的咬定了牙幹下去。

他們這支游擊隊人不多，不過是十四個人，在這慶尙南道一帶，以及東海邊一帶活動着，也曾給了日軍幾次重大的打擊，可是終於是力量單薄，在一年前竟被圍剿，他們這十四個人，只逃出崔日山一個受傷的，其餘的人全部犧牲在東海邊，這一來，崔日山弄得無立足之地，身上帶着傷，身邊也沒有錢，只有找那小村落荒涼的地方，躲避着官家，乞食渡日，離家是很遠了，他這個傷，不是一時半時能好，腿癱着，雖則在這個時期，人民的組織，是到處全有，可是一個不能工作的人，你投到那裏，也不能收留你，到了這種時候，自己想仍然悄悄的回鳳來村，看看家裏父母還有沒有，妻子還在不在，這種情形並不是崔日山壯氣消了，怕死了，處在這種境地，就叫你無可如何！

十 貧農慘遇

崔日山他的壯志未消，雄心不斂，可是他縱得有這條命在，能活下去，現在貧病交加，帶着傷，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城市中不敢去，有官府的地方得躲着，他們在東海岸一帶，人數雖少，活動得很厲害，所以對於他們也是十分嚴厲，自己不敢不遠遠的逃了，崔日山真是受盡了飢餓傷痛之苦，就這樣他偏偏不死，一天走不了多少路，更得多走些冤枉路，兩三個月的工夫，才到了家鄉附近，這是在他這次出事的頭一年初夏的時候，他到了鳳來村附近，這種地方也是一樣，凡是這種貧農，全是被壓迫剝削者，抓壯丁時，他是逃走的，自己雖則離家鄉已遠，但是不敢冒然的回家了，露宿山邊，暗中查看鳳來村附近的形勢。

雖則山邊這大片的農田依然種起來，可是一看情形就不如從前了，隱藏在山邊，看見田地中出出進進的，決看不到一個年輕的人，多半全是婦女們下地耕作，和些個有年歲的老頭子老婆婆們，十幾歲的孩子們，一個個不時的汗一把，淚一把，崔日山就知道，鳳來村一帶的農村也算完了，這種地怎會種得好，收成好，農村中完全憑的是勞力，現在向這班老弱殘廢要勞力，他們那會拿的出來，整在這裏隱伏了三天，雖則看到

了幾個家鄉的熟人，從山邊經過，不敢招呼，這天實在忍不下去了，因為乞討來的一點食物已經吃光了，飢火燃燒，傷痕疼痛，候到天晚了，悄悄的從野地裏，繞着村莊後面，好在是生長這個地方，道路熟，自己離家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可是現在這個鳳來村的情形，也變了樣子，一處處的房子，全是殘破不堪，本來這種農村中，就沒有好建築，只要有一年不好好的修理，房子就算毀了，這種情形不問可知，全陷於窮苦生活中。

他們住在緊靠着鳳來村的南頭，自己家裏，雖則是耕着別人的田，但是當初因為是爺四個全能幹，所以自己的房子，也是搭蓋的那麼整整齊齊的，他這所草房是緊靠着村南頭，後牆是對着山邊，院落是很大，他不敢從前邊去招呼的，並且知道家裏除了妻子就是爹娘，還不知他們的死活，遂轉到自己的房子後面，想在山坡這邊先張望一下，這種農村中，還沒有那種現代的設備，村中是黑沉沉一片，可是在平時，也是照樣點油燈，他先扶着一根棍子，就在後面山坡邊從自己所住的房子後張望一下，見後牆已經倒塌了一半，可是院中連一點燈亮也看不到，崔日山只好慢慢移動着，順着山坡走下來，到了後牆這裏，從破牆頭子往裏仔細看時情形不對了，這裏他家中堆積柴草的兩間小房子，他在家時是沒人住，通着前面才是住房，並且前面還是兩排房子，可是從破牆頭看得清楚，從南房山旁往前去，竟隔斷了一段牆，在靠南面後牆轉角處，却另開了一個小

門，此時已在關閉着。

崔日山他此時真不敢發聲招呼，房子的情形也不對了，父母妻子是不是還在這裏住，雖則這一帶全是老街舊鄰，村中的情形不明瞭誰能知道誰現在幹了什麼，冒然的招呼，倘若叫錯了，自己回來簡直是活死，他的身軀倚在破牆邊在思索着，這時忽然隱隱聽得劃火柴的聲音，跟着聽到一個人道：「你還作什麼別點燈了，我願意早早死，你不用費事，快些睡吧，我不吃藥。」崔日山他一聽這說話的聲音，分明是母親，可是語聲悲顛，並且說話上氣不接下氣，崔日山不由全身發冷，怎麼我這個家也完了，越是這樣他就越是不敢叫門了，他慢慢地順着這段破牆爬了進來，雖則他進來時帶了些聲音，可是屋中的人絕沒聽見。

他一到了這小小的院中，自己就幾乎暈倒，一點不差，房子被隔斷開，僅剩了這兩間小房子，院中堆積些零亂的東西，此時從紙窗上已經透出暗淡的燈光，他扶着這根木棍子，慢慢地走到了門前，輕輕地拉着風門，恐怕驚吓了爹娘，口中在招呼着道：「爹娘別害怕，我是崔日山回來了。」他一邊說着把門拉開，此時屋中的人，也是十分驚疑。

崔日山一走進裏面，見年邁的媽倒在地舖上，爹爹正立在他身旁，這屋中情形，雖

則油燈昏暗，大致的也看出一片破爛的情形，這樣子簡直不能生活了，崔日山竟是撲上前來，悲聲招呼：「爹娘你們受苦了！」此時這老夫婦才辨別出竟是兒子崔日山回來，這位老婆婆往起掙扎着，把崔日山抓住，痛哭着說道：「日山！你會回來，可苦死我們了！」崔日山的父親，崔鏡明也在十分痛心之下，拉着崔日山一陣痛哭，崔日山不住的招呼着：「爹媽你們別難過，咱們家中怎會弄成這樣？自己的房子叫誰住了？爹媽怎麼住在這兩間小棚子內。玉川，家寶全往那裏去了？」崔日山一問這個話，更鉤起了母親的傷心。

這個崔婆婆手拍着草鋪越發痛哭起來，不住的招呼着道：「日山！這羣天殺的可欺負死我們了，沒有我們的活路了，可憐玉川跟我可愛的家寶！哎喲！我怎麼再活下去。」這個崔婆婆一陣急怒痛心，竟是暈了過去，崔日山跟老爹崔鏡明兩個人再也不敢哭了，趕緊地把崔婆婆扶起連連呼喚，好半晌的功夫，才緩醒過來，這時崔鏡明忙在老妻耳邊低聲說：「你不要儘是哭，你別忘了日山是怎麼走的，前面那個萬惡的東西，叫他知道了又是一場是非，我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步，再禁不住出事了。」這老婆婆緩了緩，流着淚道：「你還怕他，我現在什麼也不怕了，家！是完了，田地種不了，房子被他們強佔了，糧食被這羣惡狗搶走！兒子死的死，逃的逃。媳婦孫子，全死在他們

手中。我還怕，還怕什麼！只要我能走路，我還是找他們去，我非和這羣東西拚了不可！可害苦了我們，這個世界再沒有我們窮人活的路了。」他這麼一邊哭着一邊說着，崔日山一聽到母親這幾句話，分明是妻子也沒有了，他憤怒萬分的只好把心沉了沉，先安慰着母親，因為知道母親是在病着，爹爹的情形，是很害怕，遂也把聲音放低，拉着母親一隻手，向崔鏡明道：「爹爹，聽老人這個話，難道玉川家寶也全死了麼？爹爹你爽快告訴我吧！這總怨兒子們不爭氣，叫有年歲的爹娘受這樣的苦，我太對不起爹娘了，究竟他們怎麼死的？你快告訴我。」

崔鏡明道：「日山！你這是從那裏來，這個家你不能回來了，你回來還有禍。」崔日山哼了一聲道：「爹爹這個話很對，我是不能回來，可是我被逼到無可如何之下更慌着這一家人的生死，我才悄悄地回來看一下，我腿上的傷，就算把我害了。爹爹你告訴我，玉川家寶怎麼死的？兒子這口氣只要在，我還要算這筆血債，爹爹你不用怕，我不在家裏待久了，我還是走！」

崔鏡明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一家人弄到了這種悲慘境地，老人也是想死了。拭着臉上的淚，拍着日山的肩頭，說道：「好孩子你還是不要高聲說話，回頭我詳細的告訴你。」這個崔鏡明立刻站起來，走出這西間小屋，在這小院中轉了一下，這才回來，仍

然坐在崔日山的身邊，這才把自從崔日山逃走後的情形，說了一番。

崔日山是抓壯丁時逃走後，在這個鳳來村，他們全是貧農，這裏一般農人們也是在長久的被壓迫剝削着，這裏有一個大地主，是個最喪心病狂的朝鮮人，他名叫李愛泉，這鳳來村的土地大半是他所有，這般貧農，多半是種着他的地，整年全像牛馬一般操作着，這個李愛泉是無惡不作，他竟勾結着日寇的勢力，欺壓這些窮人，日本血腥統治朝鮮，他也是利用這般奸人們作他的爪牙，崔日山逃走之後，他們那肯就放過了他家中人，一連搜索了兩天，因為逃走的人很多，警察署派來了許多人，在附近一帶搜索。崔鏡明夫婦竟遭到他們的毒打，向他夫婦追問崔日山的去向，可是在這種時候，又是給這個大地主李愛泉造了機會，誰能把他賄賂好了，誰就免去了眼前是非。

在此時他竟向崔日山的父母身上詐去了一筆錢，崔鏡明爺兒幾個過去在這鳳來村雖則是貧農，但是爺兒幾個全是認頭的去幹，所以還能生活，衣食無缺，可是這次可毀了他們，像他們不挨餓，也沒有什麼富裕，這一下子，竟弄個傾家敗產，不止於家中的衣物全變賣完了，還欠了李愛泉一筆債，這樣就是不再出是非，試問這種人家有力氣的能操作的，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婦女，到田裏去耕作，身上又背着債，欠着租，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窮促下去，可是官家那方面反一天一天逼迫起來，獻糧獻金，他那管窮

人的死活，這種強力壓迫，叫朝鮮人也要認爲愛國的行爲，美其名說是大東亞的聖戰，是東亞的共存共榮，朝鮮真不知道它叫愛誰的國，爲什麼戰爭，朝鮮人又犯了什麼罪，弄得全成了無家，無業，無衣，無食，但是你們還得低頭忍受，不敢稍發一句怨言，只要你口頭上不謹慎，立刻就是殺身之禍，農村中壯丁沒有了，生產力自然低退，可是他們的担負却一天比一天的重。

在崔日山逃走的那下半年，還將就活下去，全是吃不飽穿不暖了，但是到了第二年戰事一天比一天的緊張，可是農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的加甚，這鳳來村一帶，除去少數的地主，以及給警察署憲兵隊作爪牙的人們，他們全是腦滿腸肥，在地方上盡情的敲詐，崔鏡明老夫婦兩個人帶着媳婦小孫子過着這種窮苦生活，淒涼日月，已經是苦到萬分，可是依然還放不過他們，官家那裏又徵公糧了，這般貧農們自己連吃的全沒有，那裏還有糧食獻納，這樣一來鳳來村這個地方又擾亂起來。

這個李愛泉他們勾結着官府，對於這一帶的貧農們以暴力追索，誰繳不上，誰就別想活下去，警察署憲兵隊那裏雖則對付這般農民毫無惻隱之心，可是這個大地主李愛泉跟他兒子李旺竹是比官府還厲害，所有的農民每天不知要被送到衙門的有多少，整天這一帶在鞭扑哭叫中。

崔鏡明他們是拿不出什麼了，自己一家四口，連吃的全沒有，這個李愛泉從他本身就絲毫不讓步，把崔鏡明打得頭破血出，這個老婆婆也實在忍無可忍，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大地主，全是怕極了，誰和他說話也得低聲下氣，崔婆婆現在被逼迫急了，因為崔鏡明被打得頭上流着血，媳婦玉川抱着孩子，上前勸阻，也遭李旺竹的凌辱，被摔在門邊，那個家寶才三歲，也被摔在那大哭起來，老婆婆可真急了，却開口罵了，罵李愛泉忘了自己是朝鮮人，儘是勾結着日本的勢力，來迫害自己的同胞，這老婆婆更一頭向他身上撞去。

這李愛泉他可不管老婆婆是有年歲的人，他一下子把崔婆婆摔了個半死，非立時把崔鏡明夫婦跟他兒媳全押送警察署懲辦不可，崔鏡明反到盡力的哀求他，可是這個老婆婆緩緩醒過來，自己却仍然和他拚命，附近的鄰居們，也全在攔阻着，向李愛泉哀求着，叫他在官府那邊替求求情，緩緩限，這個崔婆婆被別人攔阻着，却倒在地上，只有痛罵着解恨，這時因為是李愛泉父子帶着手下爪牙來的，官府的人沒在眼前，這李愛泉提着手杖指着崔婆婆道：「你這個老狗不用狂吠，你想死還不容易，像你這樣沒用的東西，早就該死，我還不是可憐你們，處處地方替你們掩蓋着，你這一家沒有一個好人，老狗你等着吧！」這個李愛泉發着威帶着一班爪牙，拉着兩車強徵來的糧食，離開鳳來村。

他任的地方，可不是在這鳳來村內，在山角那邊，雙楊橋前，蓋着一大片很精緻的房屋，並且還開着一個「愛泉高級貸款所」，他是用重利剝削農民，反正你在這一帶活着，你就逃不出他手去，這個李愛泉走後，這鳳來村的一般鄉農們作好作歹，把崔鏡明夫婦勸了進去，這老夫婦是有年歲的人，崔鏡明頭撞破了，流的血過多，頭暈得厲害，倒在草鋪上，昏昏沉沉抬不起頭來，這個老婆婆也是個有年歲的人，他跟李愛泉鬧了這麼一陣，此時是又急又怒，也倒在那，一般鄰居們，一個個全是同樣的遭遇，到現在對於崔鏡明這個家中這種情形也就無法勸慰，只好向他們的兒媳寶川囑咐着，照顧着老夫婦，事情慢慢地想辦法，這種無聊的安慰，玉川只有向鄉鄰們道着謝，大家走去。

也是他家這種死運當頭，事情是立時的逼迫到他們身邊，趕到了天快黑時，立刻這鳳來村又在擾亂起來，趕情憲兵隊跟警察署的人全到來，凡是不能交納糧食的立時逮捕，就是當時免強湊出來的也得挨到一頓毒打，立刻逮捕了七名村民，還全是有年歲的人，跟婦女。

那個萬惡的李愛泉焉能把崔鏡明他們這家人放過，立時闖進了崔鏡明的家中，這次可不止於是抗糧不繳，並且把過去的事又重新提起，竟是向他們追問，崔日山的下落，情形是很嚴厲，立刻要把崔鏡明夫婦和玉川一同帶着走，崔鏡明帶着傷不能行動，崔婆

婆也是才站起來又摔在那，這個玉川咬咬牙，這些事只好挺身自認，可是崔婆婆哭着喊着，他不叫兒媳去，憲兵們那裏聽這個，一脚把這個崔婆婆踹在那，把玉川帶出門外，家寶是個沒離開乳頭的孩子，玉川把孩子放下，也是沒人照管，只好抱着家寶，被他們押解走，可是把他們帶走，並沒有一直往市鎮衙門裏去。

趕情他們的長官特高組的竹川太郎，竟在李愛泉家中等候，李愛泉父子兩人原本是勾結憲兵隊警察署，狼狽爲奸，現在他家中正在盡力的把結着竹川太郎，喝着酒還找來兩名歌女歌唱着，這農村中一家家全快餓死了，眼前又捕來這麼一般人，這羣毫無心肝的東西，他們却在高樂的享受着，把這些人，全網着，推進了他前面的兩間房子內，據說是要等他們長官們審問，可是他們何曾審問，這完全是李愛泉的指使，這般人的生死完全在他父子的掌握中。

跟着在他前院的樹上，就吊起兩個村民來，一男一女，因爲他們全是罵過李愛泉跟日本人爲虎作倀，勒索平民，這種認爲反動的行爲，是罪大惡極，把這兩個人吊在樹上，一頓毒打，口鼻全流出血來，打完了依然網在樹上也不追問口供，只有通匪兩個字，隨時能要他們的命，可憐這玉川帶着孩子，這一年來已經把人折磨的沒有勇氣了，此時看到被打的人，吓得他那還敢抬頭，這時聽得裏邊一陣陣地笑聲和歌唱聲，不大的

工夫，那個李旺竹竟把這個特高紐的竹川太郎，領了來，用燈照着把玉川看了一下，那個竹川太郎已經喝得醉了，身軀擡着把玉川的臉扳起來看了一下，他竟笑着隨着李愛泉走進去。

那個李旺竹一把把玉川抓起叫，他把孩子攆下跟着走，玉川那肯把家寶放下跟他走，可是李旺竹說是官長在後面要審問你，玉川抱着孩子隨他走進後面房子內，簡直是羊投虎口，這個竹川太郎竟是借着酒醉，把玉川姦污到半死，玉川雖是死命抗拒，那裏掙脫得了，何況還有李旺竹這個萬惡滔天的東西做幫凶，玉川落個月缺花殘，香消玉殞。就這麼含冤莫白的毀在他們手中。

烽火忠魂

第一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五〇年九月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新 流 書 店

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一號

經 售 處

元	匯	廣	勵	正	民	育
昌	文	藝	力	氣	生	才
印	書	書	出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版	書	書	書
館	局	局	社	局	店	局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